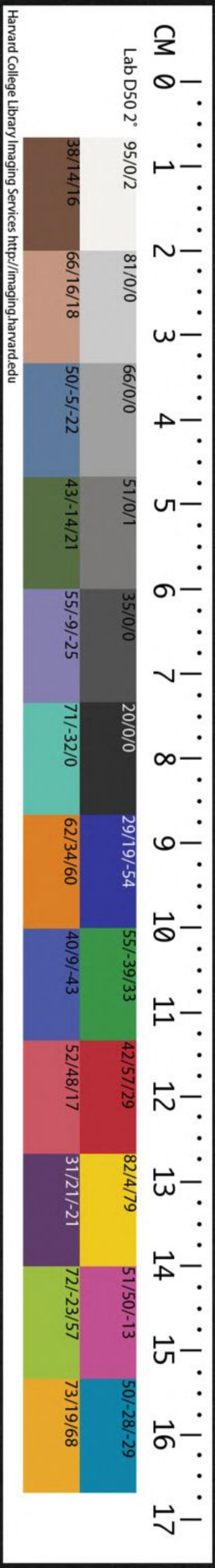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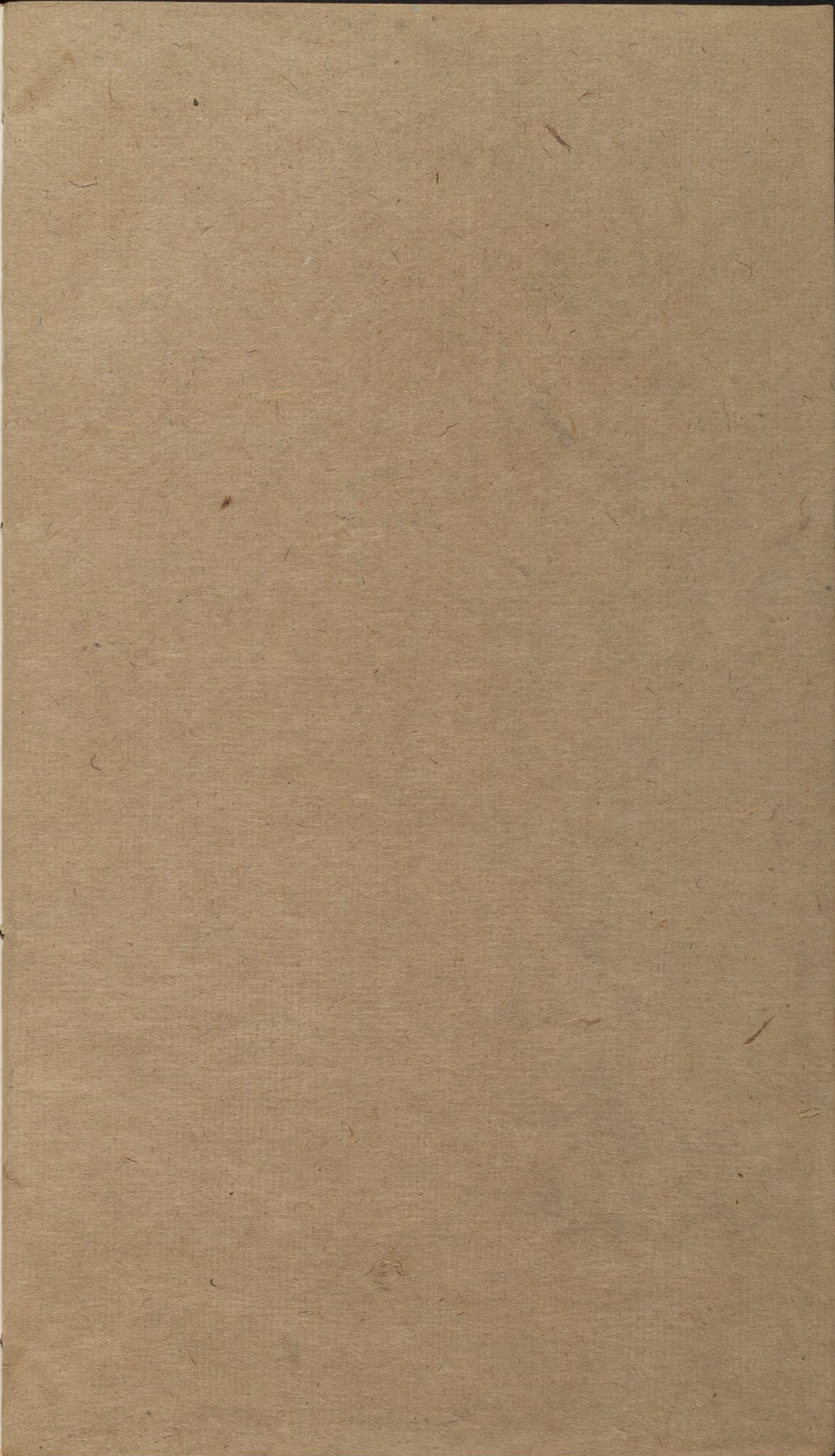
11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6

T648/5942<sup>6</sup>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五禮通考卷第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李森總督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貢 士 吳江顧我鈞 參校

吉禮九

圜丘祀天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十一月甲申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此郊舊書不載疑刻本之脫

舊唐書禮儀志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  
圜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  
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  
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  
于平座藉用橐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  
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珍藏印

五百四  
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壇下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

唐書禮樂志園丘壇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在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皆在第三等十二陛之間外官一百五在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在內壝之外五星三辰以象尊實醴齊七宿以壺尊實沈齊皆二五

星十二辰二十八宿籩豆各二簋簋俎各一四時祭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邊八豆八簋一簋一俎一牲皆少牢席皆以筮

蕙田案冬至祀園丘之禮至武德乃得其正開國規模邈然遠矣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年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裴寂傳貞觀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勲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

劉黑闥傳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于常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每郊丘重禮必陳于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五年十一月丙子有事于南郊

禮樂志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漢興六經  
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偽而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  
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元之徒號稱大  
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沒溺而時君不能斷決以  
為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于紛然  
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  
天皇帝者北辰耀魄實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  
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  
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  
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  
于圜丘正月辛日記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而  
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其配神  
之主貞觀初圜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唯配感

帝

蕙田案郊丘之論自漢以後紛然矣此志叙  
述原委簡括詳明至是人始知六天之謬而  
貞觀禮所定冬至圜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  
季秋明堂卓然與經典合儒者之效遂開有  
唐一代制作厥後開元禮成而五典燦然明  
備矣後代禮樂之得其正實賴貞觀禮為之  
權輿太宗之治所以煥然不同也然南郊祀  
靈威仰圜丘雩祀明堂皆祀五天帝尚未能  
革鄭氏信讖之流弊深哉

舊唐書音樂志冬至祀昊天於圜丘樂章八首

貞觀二年祖  
孝孫定雅樂

貞觀六年褚亮虞世南  
魏徵等作此詞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上靈睠命兮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

良景福降兮聖德遠元化穆兮天歷長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

一居貞禮惟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閩陽播氣甄耀垂明有赫圓

宰深仁曲成日嚴蒼壁煙開紫營聿遵虔享式降鴻

禎

迎俎入用雍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

啟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

輝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疊璧凝影皇壇路編

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鐘歌大呂還符寶歷祚昌年

武舞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鄴郊赤烏

見却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軍禁暴開殷網幽明何叶  
贊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

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簡兮祚休徵

又郊天樂章一首 太樂舊有此辭  
名不詳所起

送神用豫和 蘋繁禮著黍稷誠微音盈鳳管彩駐

龍旂洪歆式就介福攸歸送樂有闋靈馭遄飛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四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南至

有事于園丘 十七年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此二郊新舊書並載馬氏通考以十

七年為八月四日而脫去十四年但云一闕

年月皆採輯之誤

冊府元龜貞觀十七年十月甲寅詔曰朕聞上靈之應

疾於影響茂社之興積於年代朕嗣膺寶歷君臨區宇  
憑宗社之介福賴文武之同心時無風塵之警野有京  
坻之積厚地降祉貞石來祥營翠邑而流光發素質而  
成字前紀厥功之德次陳卜年之永後述儲貳之美並  
名字昭然楷則相次曠代之所未聞故老之所未覩自  
天之祐豈唯一人無疆之福方覃九土自非大報泰壇  
稽首上帝則靡申奉天之志寧副臨下之心今年冬至  
有事南郊所司率由舊典十一月己卯有事於南郊太  
宗升壇皇太子從奠於時累日陰雪是旦猶雲霧晦冥  
及太宗升壇烟氛四散風景清朗文物昭映禮畢祝官  
讀謝天祝文曰嗣天子臣世民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世  
民纂成鴻基君臨宇縣夙興旰食無忘于政道導德齊  
禮良愧于前聖爰有成命表貞瑞石文字昭然歷數惟

永既旌高廟之業又錫眇身之祚逮于皇太子某亦降  
禎符並具紀姓氏兼列名字仰瞻雲漢實銘大造俯惟  
寡薄彌增寅懼敢因大禮重薦玉帛上謝明靈之貺以  
申祇慄之誠皇太子亦恭至泰壇虔拜于蒼昊庶因眷  
祐之德永膺無疆之休初十六年太宗遣刻受命元玉  
璽白玉為螭首其文云皇天景命有德者昌並神筆隸  
書然後鐫勒是日侍中負之以從

唐書高宗本紀永徽二年冬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禮樂志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  
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與禮  
官議以謂自三代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於明  
堂者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  
以祖宗合為一祭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

而王肅駁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于是以高祖配于圜丘太宗配于明堂蕙田案自晉宋以後諸人議配帝唯此爲的當駁鄭氏極是

通典永徽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元六天之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案鄭元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爲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以明辰象非天

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爲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元據緯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恒相緣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唯云郊祀后稷別無圜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



五十三  
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之說分爲兩祭園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唯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園丘式文既遵王肅祀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反違明義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于南郊廢鄭元六天之義

蕙田案五帝非天郊丘非二所議真如撥雲霧也舊唐書志以此列顯慶二年上議之人亦作許敬宗等未知孰是然祁公去高宗時較近今姑從杜

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又奏稱於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燔壇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案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炳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燔柴在祭初禮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說晉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脇之九介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珪瓚俱奠燔薪之上即晉代故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珪駢犢之屬祝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珪猶廟之有珪瓚是以周官典瑞文義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之例今

新禮引同蒼璧不顧珪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詔從之

蕙田案祭畢燔柴牲玉同燎非禮違經至是

乃革

舊唐書禮儀志敬宗等又議籩豆之數曰案今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岳鎮海瀆先蠶等籩豆各四祭宗廟籩豆各十二祭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祭風師雨師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為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又先農之神尊於釋奠籩豆之數先農乃少理既差舛難以因循謹案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籩豆以多為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

祀同為十二中祀同為十小祀同為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並請依舊式詔並可之遂附于禮令

唐書高宗本紀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此郊舊書不載疑刻本脫○又案通考作十一月疑誤

舊唐書高宗本紀咸亨四年十一月丙寅上製樂章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詔有司諸大祠享即奏之

上元三年十一月丁卯勅新造上元舞圜丘方澤享太廟用之餘祭則停

唐書韋萬石傳上元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

舊唐書禮儀志乾封初高宗東封迴又詔依舊祀感帝

五音一  
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  
之祀改為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  
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依舊復祈穀為感帝  
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禮見配圓丘昊  
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  
禮案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郊嚳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元  
注云禘謂祭上帝於南郊又案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  
者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  
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據

乾封二年十二月詔曰昔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  
亡經典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

爭成七祀之義或同昊天於五帝或分感帝於五行其  
後遞相祖述禮儀紛雜自今以後祭園丘五方明堂感  
帝神州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武皇帝配仍總祭昊天  
上帝及五帝於明堂

唐書禮樂志則天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卒用元萬頃范  
履冰之說郊丘諸祠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

沈伯儀傳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元義奏嚴父莫大配  
天天於萬物為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  
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  
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園丘神堯  
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  
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  
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  
 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曰禘郊祖宗皆配食  
 也祭昊天園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  
 堂曰祖宗此為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  
 取違舛唯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  
 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  
 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為一主也緯曰  
 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  
 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  
 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園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  
 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

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  
 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  
 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  
 云

〔文獻通考〕馬氏曰並配之制始於唐自鄭康成有六  
 天之說魏晉以來多遵用之以為曜魄寶亦天也感  
 生帝亦天也均之為天則配天之祖其尊一也至唐  
 人始以為曜魄寶五帝皆星象之屬當從祀南郊而  
 不當以事天之禮事之善矣然感帝之祠既罷旋復  
 雖復其祠而以為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別遂於郊與  
 明堂所配之祖不無厚薄之疑乃至每祭並配而後  
 得為嚴父之禮然則周公亦豈厚於后稷而薄於文  
 王乎則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

以一祖配之於禮意人情為兩得乎

通典永昌元年九月敕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

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證聖元年九月親祀南郊加尊號改元天冊萬歲

禮儀志則天革命天冊萬歲元年加號為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為始祖文皇帝后父應國公為無上孝明高皇帝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禮

唐書禮樂志古者祭天子園丘在國之南祭地于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

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長安二年十一月戊子親享南郊大赦天下

通典長安二年九月勅祠明堂園丘神座並令著牀便為恒式

舊唐書音樂志則天大聖皇后大享昊天樂章十二首

御撰

太陰凝至化貞耀蘊軒儀德邁娥臺敞仁高妙幄披捫天遂啟極夢日乃昇曦

瞻紫極望元穹翹至懇罄深衷聽雖遠誠必通垂厚澤降雲宮

三百六十一  
乾儀混成冲邃天道下濟高明閩陽晨披紫闕太一  
曉降黃庭園壇敢申昭報方璧異展虔情丹襟式敷  
衷懇元鑒庶察微誠

巍巍叡業廣赫赫聖基隆菲德承先顧禎符萃眇躬  
銘開武巖側圖薦洛川中微誠詎幽感景物忽昭融  
有懷慙紫極無以謝元穹

朝壇霧卷曙嶺烟沈爰設筐幣式表誠心筵輝麗璧  
樂暢和音仰唯靈鑒俯察翹襟

昭昭上帝穆穆下臨禮崇備物樂奏鏘金蘭羞委薦  
桂醕盈斟敢希明德聿罄莊心

罇浮九醞禮備三周陳誠菲奠契福神猷  
奠璧郊壇昭大禮鏘金拊石表虔誠始奏承雲娛帝

賞復歌調露暢韶音

荷恩承顧託執契恭臨撫廟畧靜邊荒天兵曜神武  
有截資先化無爲遵舊矩禎符降昊穹大業光寰宇  
肅肅祀典邕邕禮秩三獻已周九成斯畢爰撤其俎  
載遷其實或昇或降唯誠唯質

禮終肆類樂闋九成仰唯明德敢薦非馨顧慙菲奠  
久駐雲輶瞻荷靈澤悚戀兼盈

式乾路關天扉迴日馭動雲衣登金闕入紫微望仙  
駕仰恩徽

中宗本紀景龍三年十一月乙丑親祀南郊皇后登壇  
亞獻左僕射舒國公韋巨源爲終獻

蘇瓌傳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旨建議  
請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深非其議嘗于  
御前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欽明所奏

四百七  
褚无量傳中宗將親祀南郊詔禮官學士修定儀注  
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暉皆希旨請以皇后為  
亞獻无量獨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為不  
可无量建議曰夫郊祀者明皇之盛事國家之大禮  
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  
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  
膺福祐然禮文雖眾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  
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辯方位而  
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  
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圜丘祭中最大皇后內  
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編檢  
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以始祖  
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

預也謹案大宗伯職云若王不祭祀則攝位注云王  
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  
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當云若不  
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餘  
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  
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  
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徹案九嬪職云凡  
祭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  
為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  
案外宗掌宗廟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一文與  
上相證何以明之案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  
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案王后行事總在內宰職中  
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

五百三  
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  
裸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  
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  
服而中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  
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  
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  
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彛倫黷神諂祭不經之  
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正  
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理斯史策之良  
誠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不敢  
默然請旁詢碩儒俯撫舊典採曲臺之故事行圓丘  
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  
幸甚時左僕射韋巨源等阿旨叶同欽明之議竟不

從無量所奏

〔蔣欽緒傳〕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  
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  
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祝欽明傳〕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  
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暉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  
祭遂建議曰謹案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  
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  
王有故不預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而薦  
豆籩徹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內司  
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職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皇后  
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元注內司服云



五十五  
闕狄皇后助王祭羣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  
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禕衣第二  
搖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即助祭小  
祀即知搖狄助祭中祀禕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  
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袞冕先公鷩  
冕鄭元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禕衣助祭  
先王搖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  
而反且周禮正文凡祭王后不預既不專言宗廟即  
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  
子親射其牲王后親舂其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王后  
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專主宗廟者則內宗外宗  
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  
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于南郊祭

地于北郊朝日于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  
躬親以禮文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禮記祭統曰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  
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  
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判  
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據此諸文即知  
皇后合助祭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帝頗以為疑  
召禮官親問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  
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  
地禮謹案魏晉宋及齊梁周隋等歷代史籍至於郊  
天祀地並無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

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議曰周禮  
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義何以明之  
案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  
也又司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  
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  
祭也又案禮記云唯聖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  
享也又案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  
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  
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  
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天地為大祭也何  
以明之案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筭之卒爵  
尸與聿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  
引九嬪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瑶爵據祭天無裸亦

無瑶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  
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  
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  
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  
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案此文  
凡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  
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盞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王之  
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  
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祗大鬼之祭也已  
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  
凡直是王后祭廟之事故唯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  
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為嫌王后有  
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廟自是

五百三  
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案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案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案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禕衣搖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禕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搖翟祭先公及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採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祿衣燕居

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以下又三禮義宗明二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助天地四望之服案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案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裸鄭元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圜丘之祭與宗廟不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案此則祭圜丘大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

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案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案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案大唐禮亦無皇后助祭南郊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時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希旨協同欽明之議上納其言竟以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以執籩豆及禮

畢特詔齋娘有夫壻者咸為改官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及郭山暉曰欽明等本是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為叨忝而涓塵莫効諂佞為能遂使曲臺之禮園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明馭歷賢良入用唯茲小人猶在朝列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

唐書祝欽明傳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暉陰迎韋后意謬立議帝雖不睿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掎掣帝奪政事即傳欽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

通典欽明又請以安樂公主為終獻唐紹蔣欽緒固爭乃止

四十五  
蕙田案皇后助祭南郊固非典禮然其端起  
于合祭也天地既已同牢夫婦何妨並薦殉  
葬之禍由于作俑信然唐紹蔣欽緒奮然爭  
之考証確實辨駁明暢洵為快矣然卒不行  
邪見之難黜如是欽明諂媚究歸黜放宜哉  
舊唐書音樂志景龍三年中宗親祀昊天上帝樂章十  
首

降神用豫和 天之歷數歸睿唐顧唯菲德欽昊蒼  
選吉日兮表殷薦與神鑒兮降闔陽

皇帝行用太和和 園鐘 宮 恭臨寶位肅奉瑤圖恒思解網

每軫泣辜德慙巢燧化劣唐虞期我良弼式贊嘉謨

告謝告 園鐘 宮 得一流元澤通三御紫宸遠叶千齡運遐

銷九域塵絕瑞駢闐集殊祥絡繹臻年登慶西畝稔

歲賀盈囷

登歌用肅和無射均之 林鐘羽 悠哉廣覆大矣曲成九元著

象七曜甄明珪璧是奠醞酌斯盈作樂崇德爰暢咸

英

迎俎用雍和園鐘均之 黃鐘羽 郊壇展敬嚴配因心孤竹簫

管空桑瑟琴肅穆大禮鏗鏘八音恭惟上帝希降靈

歆

酌獻用福和和 園鐘 宮 九成爰奏三獻式陳欽承景福恭

託明禋

中宮助祭昇壇用函鐘 宮 坤元光至德柔訓闡皇風芾

苾芳聲遠螽斯美化隆獻範超千載嘉猷備六宮肅

恭陪盛典欽若薦禋宗

亞獻用函鐘 宮 三靈降饗三后配神虔敷藻奠敬展郊

禮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園鐘均之中呂商

已陳棗盛敷

嚴祀更奏笙鏞協雅聲琬圖寶歷欣寧謐宴俗淳風

樂太平

武舞作用凱安園鐘均之無射徵

堂堂聖祖興赫赫昌基泰

戎車盟津偃玉帛塗山會舜日啟祥輝堯雲卷征旆

風猷被有截聲教覃無外

通典景雲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祀園丘時陰

陽人盧雅侯藝等奏請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

會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祭園丘于南郊

夏至祭方澤于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

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

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

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

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

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園丘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

就小吉也竟依紹議

蕙田案此郊新舊唐書本紀俱不載馬氏通

考亦不數考舊書志即叙景龍三年之下而

十二甲子十三乙丑與通典合是則當為杜

氏之誤然杜述本朝事何至析一為二姑存

之而闕其疑

唐書睿宗本紀先天元年正月辛巳有事于南郊巳丑

大赦改元曰太極舊書作景雲三年

通典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于南郊時有司議唯祭

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上表謹案

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大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名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三輔故事漢祭圜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於洛陽城南爲圜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案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圜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配天地咸秩百神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時又將親享北郊竟寢曾表

蕙田案此條新舊唐書詳畧懸殊唯通典爲適中故存此去彼

唐書賈曾傳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曾請

合享天地如古制并從祀等座睿宗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請

蕙田案是年正月南郊改元太極五月北郊又改元延和舊書作景雲三年新書又作先天元年一年四號自古無之又案通典言寢曾表是不合祭也新書此傳言如曾請又似改爲合祭矣然此年五月戊寅有事北郊新書禮樂志又云是時睿宗將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議寢據此是賈傳誤也





四百五十五  
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于  
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  
位則聖典無遺矣

蕙田案本文明云紹休聖緒于今五載是非  
五年即四年通考作三年或是五字之誤

冊府元龜開元十一年九月癸未制宜以迎日之至允  
備郊天之禮所司詳擇舊典以聞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一年十一月戊寅有事于南郊  
大赦

〔通典〕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為  
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縉為副說建請以高祖配祭始  
罷三祖同配之禮

舊唐書音樂志開元十一年元宗祀昊天于圜丘樂章

十一首

一恐當作四

降神用豫和

圜鐘宮三成黃鐘角一成太簇徵  
一成姑洗羽一成已上六變詞同

至矣丕構蒸哉

太平授犧膺籙復禹繼明草木仁化鳧鷖頌聲祀宗

陳德無媿斯誠

迎神用歆和

崇禋已備粢盛聿修潔誠斯展鐘石

方道

皇祖光皇帝室酌獻用長發

黃鐘宮詞同  
貞觀長發

太祖景皇帝室

酌獻用大基

太簇宮詞同  
貞觀大基

代祖元皇帝室酌獻用大成

姑洗宮詞

同貞觀  
大成

高祖神堯皇帝室酌獻用大明

蕤賓宮詞同  
貞觀大明

太祖文

武聖皇帝室酌獻用崇德

夷則宮詞同  
貞觀崇德

高宗天皇大帝室

酌獻用鈞天

黃鐘宮詞同  
光宅鈞天

懿宗孝敬皇帝室酌獻用承和

黃鐘宮

金相載穆玉裕重暉養德清禁承光紫微乾宮

候色震象增威監國方永賓天不歸孝友自衷溫文

性與龍樓正啟鶴駕斯舉丹宸流念鴻名式序中興  
考室永陳彝俎

皇帝飲福用延和黃鐘宮 魏魏累聖穆穆重光奄有區

夏祚啟隆唐百蠻飲澤萬國來王本枝億載鼎祚逾  
長

皇帝行用大和 郊壇齊帝禮樂祀天丹青寰宇宮

徵山川神祇畢降行止重旋融融穆穆納祉洪延

登歌奠玉用肅和 止奏潛聆登儀宿轉大玉躬奉

參鐘首奠簋簋聿昇犧牲遞薦昭事顯若存存以覩

迎俎入用雍和 爛雲普洽律風無外千品其凝九

賓斯會裡樽晉燭純犧滌汰元覆攸廣鴻休汪濊

皇帝酌獻天神用壽和 六變爰闋八階載虔祐我

皇祚于萬斯年

酌獻配座用壽和 於赫聖祖龍飛晉陽底定萬國

奄有四方功格上下道冠農黃郊天配享德合無疆

飲福酒用壽和 崇崇太時肅肅嚴裡粢盛既潔金

石畢陳上帝來享介福爰臻受釐合福寶祚惟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祝史正辭人神慶叶

福以德昭孚以誠接六藝云備百禮斯浹祀事孔明

祚流萬葉

武舞用凱安 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肅和崇聖

靈陳信表黃道玉鉞初蹈厲金匏既靜好

禮畢送神用豫和 大號成命思文配天神光盼蠻

龍駕言旋眇眇閭闔昭昭上元俾昌而大于萬斯年

皇帝還大次用太和 六成既闋三薦云終神心具

醉聖敬愈崇受釐皇邸迴蹕帷宮穰穰之福永永無

窮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年九月乙巳中書令蕭嵩等奏上開元新禮

禮儀志開元二十年蕭嵩為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年有四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高祖神堯皇帝配中官加為一百五十九座外官減為一百四座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每座籩豆十二簋簋甄俎各一上帝則太樽著樽犧樽象樽壺樽各二山壘六配帝則不設太樽及壺樽減山壘之四餘同上帝五方帝座則籩豆各十簋簋甄俎各一太樽二大明夜明籩豆各八餘同五方帝內官每座籩豆二簋俎各一內官以上設樽于十二階之間內官每道間著樽二中官犧樽二外官著樽二眾星壺樽二 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上帝于圜丘

以高祖配 孟夏雩祀昊天上上帝于圜丘以太宗配

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上帝以睿宗配

案祈穀雩祀明堂見本條下

蕙田案唐書禮樂志稱蕭嵩等撰定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至二十年蕭

嵩等定禮而祖宗之配定矣豈不信哉自漢

以後千餘年間為註家所惑郊丘天帝配位

乖舛互異至不可究詰即貞觀定禮以後而

乾封之祀感帝垂拱之三帝並祀不旋踵而

襲謬至開元禮成而大典秩如矣後世雖時

有損益然大綱率不外此是古今五禮一大

關鍵也

通典開元禮纂類凡祀昊天上上帝及配座用蒼犢各一五方上帝五人帝各用方色犢一大明青犢一夜明白

六畜一  
犢一若冬至祀園丘加羊九豕九凡肉皆實俎其牲皆

升右胖體十一

前節三肩臂膈後節二胞胎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長脊一短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並脊從首為正脊旁中為正凡供

別祭用太牢者犢一羊一猪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若供少牢去犢減酒一斗郊廟樽罍五齊三酒並見本儀中○凡用籩豆各十二籩實以石鹽乾魚乾棗栗黃榛子人菱人芡人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粢豆實以韭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魚醢脾析菹豚胎飴食糝食用簋簋各二簋實黍稷飯簋實稻粱飯

○鈇實大羹  
鉶實肉羹

皇帝冬至祀園丘儀

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零祀及攝事並附

卜日于太廟南門之外

將卜前一日以右校掃除太廟南門之外守宮設太常卿以下次于門外之東皆西向其日平明太卜令卜正占者俱就次各服公服守宮布卜席于闈西闕外西向謁者告事具謁者引太常卿立于門東西面贊引引太卜令卜正占者門西東面卜正先抱龜奠于席上西首灼龜之具奠于龜北執龜立于席東北面太卜令進

受龜詣太常卿前示高太常卿受視訖太卜令受龜少退俟太常卿曰皇帝來日某祗祀于某尚饗太卜令曰諾遂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曰假爾太龜有常與授卜正龜負東扉卜正坐作龜訖與太卜令進受龜示太常卿卿受示反之太卜令退復位東面與眾占之訖不釋龜進告于太常卿占曰某日從授卜正龜謁者進太常卿之左白禮畢謁者引太常卿以下還次卜者徹龜守宮徹席以進若上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下旬皆如初禮若卜吉日及非大事皆太卜令蒞卜卜正占者視高命龜作龜

齋戒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于別殿致齋三日其二日于太極殿一日于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于

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尚舍直長張帷于前楹下  
 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  
 侍中板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于殿庭如  
 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  
 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凡齋者則結珮俱詣閣奉迎  
 上水二刻侍中板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  
絳紗袍結珮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  
 帝即御座東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前跪奏  
 稱侍中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  
 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  
 陪位者以次出凡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皆于正寢  
致齋二日于本司一日于祀所其無本司者皆于祀所焉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羣官諸  
 方客使各于本司館清齋一宿無本司各于家正寢諸祀官致齋之

日給酒食及明衣布各習禮于齋所攝事無皇帝齋儀上辛雩祠同光祿卿

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于陰鑑取火于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罇焉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

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以配神作主雩祀侑孟夏告太宗文武皇帝廟前祀一日諸

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器服守墳每門二人每隅一人與大樂

工人俱清齋一宿焉

凡大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其誓各隨祭享祀事言之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

有常刑 散齋理事如舊夜宿止于家正寢唯不弔

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經穢

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凡大祀之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齋大祀三日

祀二日小祀一日其致齋日三公于都省安置所司鋪設其餘官皇城內有本司者于本司無者于太常社郊太廟齋坊安置皆日未出前到齋所至祠前一  
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三刻向祀所仍令平明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見諸凶穢衰經  
過訖任行其哭泣之聲聞于祭所者權斷訖事非應散齋者惟清齋一宿于本司及祀所凡大祀中祀接神齋官祀前一日皆沐浴九品以上皆官給明衣齋郎升壇行事亦權給潔服應齋官所習禮臨時闕者通攝行事致齋

七日先不食公糧及無本司者大官准品給食祈告一日清齋者設食亦如之  
凡散齋有大功已上喪致齋有周已上喪並聽赴即居總麻已上喪者不得行  
宗廟之祭其在齋坊病者聽還  
死于齋所同房不得行事也

###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

面攝事守官設祀官公卿等次于東壝之外道南面向西上馬尚舍奉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

次上辛雩祀守宮設文武侍臣次馬于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

上辛雩祀于大次之後俱南向設諸祀官次于東壝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

品以上于祀官之東東方南方朝集使于文官之東東

方南方蕃客又于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

公鄩公于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于介鄩公之

西西方北方朝集使于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于

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其褒聖侯若在朝位于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大次褒聖等儀

設陳饌幔于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

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南方午陛之東饌陳于東門外西方及南方午陛之西饌陳于西門外北方之饌陳于北門外上辛雩祀但有壝

東方之外饌馬前祀二日大樂令設宮懸之樂于壇南內壝之外

東方西方磬簋起北鐘簋次之南方北方磬簋起西鐘

簋次之設十二罇鐘于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于

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祝斂于懸內祝在左敵

在右設歌鐘歌磬于壇上近南北向磬簋在西鐘簋在東

其匏竹者立于壇下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

人各位于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南方北方以西為

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于燎壇其壇于神壇之景地內壝之外

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

設御位于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燎位于柴壇之北南向

設祀官公卿位于內壝東門之外上辛雩祀則東門內攝事亦然道南分獻

之官于公卿之南上辛雩祀無分獻位以下皆然執事者位于其後每等異

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于壇下一位于東南西  
 向一位于西南東向設奉禮位于樂懸東北贊者二人  
 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于燎壇東北西向  
 皆北上設協律郎位于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  
 位于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以上位于  
 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于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  
 客又于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鄒公位  
 于中壇上辛雩祀內壇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以上位于介公  
 鄒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于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  
 客又于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于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  
分方位于朝集使之後攝事無褒聖已上至從祀位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等門外位于東  
 西壇門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勝于東壇之外當門西  
 向蒼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黃牲一

白牲一元牲一雩祀五方色牲各二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雩祀無日月牲在南

皆少退以北為上又設廩犧令位于牲西南史陪其後  
 俱北面設諸太祝位于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  
 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于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于太  
 常卿之西俱南向設酒罇之位上帝太罇二犧罇二山  
 壘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壘四在壇  
 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  
 二山壘二在壇上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  
 月各大罇二在第一等上辛則五帝各太罇一著罇二犧罇二壘二在第一等神座之左而右向無日月以下諸座攝事亦然也

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  
 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階間各概罇二在壇下眾星每道  
 間各散罇二于內壇之外凡罇各設于神座之左而右  
 向罇皆加勺冪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雩祀無日月以下罇其五帝太罇犧罇各二壘一在第一等五人帝犧罇各二在第二等五官象罇各二在壇下

設御洗于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于卯陛之南俱北

向攝儀但設洗午陛東南北面零祀設亞獻之洗于御東南五官洗于罇設分獻罍洗罍水在洗東篚

在洗西南肆篚實以中爵篚冪各于其方陛道之左俱內向執

罇罍篚冪者各于罇罍篚冪之後設玉幣之篚于壇上

下罇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零祀皆祀日未明五刻馬太史令郊社令

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于壇上北方南向

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零祀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于東方西

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于壇第一等青帝于東

陛之北赤帝于南陛之東黃帝于南陛之西白帝于西

陛之南黑帝于北陛之西零祀又設五人帝座于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五官座于壇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

月以下諸星位大明于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明以下位矣夜明于西陛之北席皆

以藁秸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于第

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座皆內向其內官有

北辰座于東陛之北曜魄寶于北陛之西北斗于南陛

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于曜魄寶之

東並差在行位前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

于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

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

天紀等十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又設外官百五座于內

壝之內又設眾星三百六十座于內壝之外各依方次

十有二道之間席皆以莞設神位各于座首所司陳異

寶及嘉瑞等于樂懸之北東西廂昊天上帝及配帝五方帝五星日月之座設訖却收至祀日未

明五刻郊社令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眾星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享明堂則于明堂所廟享則于廟所皆二百步所焉

諸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令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



史三人諸儀二人

享廟則太廟令帥府史也

及齋郎以罇坩篚冪入設于

位

廟享則籩豆簋鉶皆設位加以巾蓋諸器物皆濯而陳之升壇者各由其陞升廟堂者升自東階焉

晡後三刻謁者贊引

各引祀官公卿以下俱就東壝門外位

廟享則無壝外公卿位焉

諸太祝

與廩犧令以牲就勝位謁者引司空

諸儀並引贊引引御太常卿也

贊引引御

史入詣壇東陞升行掃除于上降行樂懸于下訖出還

本位初司空將升又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

壇東陞升視滌濯

于視濯執罇者皆舉冪告潔廟享升東階

訖引降就省牲位南向

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

又前舉手曰肅還本位諸太祝各循牲一市四向

疑當作西向

舉手曰克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厨

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厨省鼎鑊申視濯溉謁者贊

引各引祝官御史

廟享但引御史

省眎饌具俱還齋所

享廟則進饌者入徹籩豆簋篚

鉶以出而已

祀日未明五刻大官令率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

以豆取毛血各置于饌所遂烹牲

廟享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洗肝于鬱鬯又取脾骨每座各

實一豆俱置饌所脾骨腸間脂也

###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尚舍設行宮于

壇東南向隨地之宜守宮設從祀官五品以上次于承

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

于殿庭如常儀

駕出懸而不作

其日晝漏上水五刻鑾駕發引發

引前七刻槌一鼓為一嚴

三嚴時節前一

侍中奏開宮殿門

及城門未明五刻槌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奉

禮郎設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位文官于東朝堂之前西

向武官于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祀羣官五

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

其六品以下及介公卿公褒聖侯朝集使諸方

客使等並駕出之日便赴祀所

所司陳大駕鹵簿于朝堂發前二刻槌三鼓

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鈸戟以次入陳于殿庭  
 通事舍人引從祀羣官各就朝堂前位諸侍衛之官各  
 服其噐服侍中中書令已下俱詣西階奉迎侍中負實如式乘黃  
 令進玉輅于太極殿西階之前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  
 長刀立于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  
 二人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  
 立執轡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乘輿以出降自西階稱警  
 蹕如常千牛將軍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侍中  
 中書令已下夾侍如常黃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  
 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進發俛伏興退還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鑾  
駕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鑾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  
 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馬所黃  
 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

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  
 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  
 于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  
 稱請勅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  
 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  
 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誼譁其  
 從祀之官在元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  
 結佩謁者引立于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  
 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于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  
 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輦  
 入行宮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宿衛如式謁者贊  
 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羣官集行宮朝堂文  
 左武右舍人承旨勅羣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及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  
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  
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

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醴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配帝  
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  
酒五帝日月俱以大罇實以汎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醴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沈  
齊外官之概罇實以清酒眾星之散罇實以昔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各實  
于上罇玉上帝以蒼璧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白帝以騶虞黑帝以元璜黃帝  
以黃琮日月以珪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天帝日月內官以下各從方色  
各長丈八尺上辛則五帝各大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  
之實以盎齊其用玉昊天上帝以四珪有邸餘同無日月以下罇零祀同園丘又  
有五人帝之幣亦放其方也太祝以玉幣置于筐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

邊豆簋簋等各設于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  
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筐  
罍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上凡引導者每  
曲一逡巡也立定奉  
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  
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  
罍筐罍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壇東陞御史

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掃除于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

祝七人升行掃除于下上辛零祀贊引引御史諸太祝  
掃除于上令史祝史掃除于下訖各引就

位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

俱就門外位攝儀無從祀羣官  
客使上辛零祀同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

位文舞入陳于懸內武舞立于懸南道西其升壇者皆脫履  
于下降納如常焉

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

者引司空詣壇東陞升行掃除于上降行樂懸于下訖

引復位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次入

就位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

奏請中嚴乘黃令進玉輅于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若  
行

宮去壇稍遠  
嚴敬言如式焉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

出繳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  
陪從如式皇帝升輅如初黃門

侍郎奏請鑾駕進發還侍立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千牛

將軍夾路而趨若行宮去壇稍遠奏升輅如式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若

軍升輅即降立于輅右馬侍中進當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

伏興還侍立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

常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各受

奠于坵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

羣官介公鄴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

常卿立于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

帝改服大裘而冕上辛雩祀蓋服衮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

如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馬至中壝門外

上辛雩祀內壝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殿

中監授進皇帝搢大珪執鎮圭華蓋仗衛停于門外禮

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儀大珪如搢不便請立定近侍承奉馬皇帝至版位

面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于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

再拜攝事無未明三刻下至此再拜儀上辛雩祀同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

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大常卿前奏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白上辛雩祀同馬有司謹具請行事

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典奠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他放此鼓

祝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作文武之舞樂舞六成圜鐘三奏黃鐘太簇姑洗各一奏也偃麾戛敵

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祝而後作偃麾戛敵而後止焉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

帝再拜攝事無太常卿至皇帝拜上辛雩祀同也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

再拜正座配座太祝跪取玉幣于篚各立于罇所諸太

祝俱取玉及幣亦各立于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

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已下皆謁者引太尉太和樂上辛雩祀同皇帝詣壇升自南陛

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

壇北向立攝則太尉升南陛北向立樂止正座太祝加玉于幣以授侍中

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圭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圭跪奠訖執圭俛伏

與太尉則攝笏

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

北向跪奠于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

于西方東向配座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

攝則太祝授太尉太尉奉玉幣進奠

皇帝受幣太常卿引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零祀則太宗座

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

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

止攝則太尉行還立無樂也

初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各分引獻

官奉玉幣俱進跪奠于第一等神座

上辛則謁者五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奠五方帝座攝事

同零祀五人帝五官相次而畢

餘星座之幣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進奠于首

座餘皆祝史齋郎助奠訖引還復位

攝則太尉奠配座諸太祝及諸獻官各奉玉幣進于神座

訖還樽所上辛無星以下座也

初眾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于門外

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于壇

上俱進奠于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于樽所

進熟

皇帝既升

攝則太尉升上辛零祀同

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

陳于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

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

攝事則于太祝奠毛血其太官引饌

入上辛零祀同

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黃鐘之均

自後接神之樂皆奏黃鐘

至其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

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青帝之饌升自寅陛赤帝之饌升自巳陛黃帝之饌升自未陛白帝之饌升自酉陛黑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

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諸饌各隨便而升上辛無大明以下饌攝事同零祀五人帝饌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引于壇

上各設于神座前

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籩簋既奠却其蓋于下也

設訖謁者引司徒太

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

還樽所又進設外官眾星之饌相次而畢

上辛無外官以下饌零祀又進設五官饌

並無眾星饌也

初壇上設饌訖太常卿引皇帝詣壝洗

樂作皇帝至壝洗樂止侍中跪取匱興沃水又侍中

跪取盤盥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于篚興進  
 皇帝悅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于篚黃門侍郎又取  
 匏爵于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壘水又侍中奉盤皇  
 帝洗爵黃門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  
 盤匱黃門侍郎受巾奠于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  
 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訖樂止攝則太尉洗拭匏爵無樂作以下儀謁者引司徒  
 升自東陛立于罇所齋郎奉俎從其後太常卿引皇帝  
 詣上帝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  
 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詣上帝罇所執事者舉冪太尉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  
 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太常卿引皇帝少  
 退北向立樂止攝儀皆謁者引太尉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東向  
 跪讀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  
 于昊天上帝攝則云天子某謹遣太尉封某臣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上辛雩祀同大明南至長晷初

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彛典慎修禮物上辛云維神化育羣生財成庶

品雲雨作施普博無私爰因啟蕃式遵農事雩祀云爰茲孟夏龍見紀辰方資長育式遵常禮敬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恭致燔祀表其寅肅敬以玉

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裡燎祇薦潔誠高祖神堯皇帝

配神作主凡攝事祀版應御署訖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板郊社今受遂奉出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

祝文訖樂作大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

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

中取爵于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

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東向跪奠爵俛伏

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上辛又謁者五人各引五方上帝太祝皆取爵于坫酌汎

齊各進奠于神座訖還罇所雩祀同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

攝則云皇帝臣某謹遣太尉封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

郊裡用致燔祀于昊天上帝伏惟慶流長發德冠思文

對越昭升永言配命

上辛云時惟孟春敬祈嘉穀用致禋祀昊天上帝伏惟高祖睿哲御齊欽明昭格祭祀之禮肅恭薦

章雩祀云時惟正陽式遵恒典伏惟道

叶乾元德施品物永言配命對越昭升謹以致幣犧齊粢盛庶品式

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

作太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

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

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

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

太祝各率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也加于俎

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

向進攝則言授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以授齋郎謁者引司徒降復位

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

爵復于坵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

皇帝降自南階還版位西向立樂川文舞退鼓祝作舒

和之樂退訖憂敵樂止武舞入鼓祝作舒和之樂立定

憂敵樂止

自此已上凡攝皆太尉為初獻其儀依皇帝行事贊佐皆謁者太祝齊郎

皇帝將復位謁者引

太尉

攝則太常卿為亞獻自下並改太尉為太常卿

詣壘洗盥手洗拭匏爵訖謁者引

太尉自階升壇詣昊天上帝著罇所執罇者舉罇太尉

酌醴齊訖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

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引太尉

詣配帝犧罇所取爵于坵執罇者舉罇太尉酌醴齊訖

謁者引太尉進高祖神堯皇帝座前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興

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上辛五方祝各取爵酌醴齊供尊訖還罇所雩祀同訖謁者

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

壘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

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于坵太

尉興再拜訖謁者引太尉却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

引光祿卿攝則同以光祿卿為終獻詣壘洗盥手洗拭匏爵升酌盞齊獻

正座配座零祀并獻五方帝也終獻如亞獻之儀上辛五帝祀亦各配獻之訖謁者引

光祿卿降復位初太尉將升獻攝則大常卿將升獻謁者七人分引

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壘洗盥手洗拭匏爵訖

各由其陞升零祀太尉將升獻贊引引五帝獻官酌醴齊奠太昊氏餘座齊郎助奠五帝將畢五官獻官酌醴齊奠勾芒氏餘座祝史助奠

詣第一等俱酌汎齊訖各進跪奠于神座前興各還引

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

詣壘洗訖引各由其陞升壇詣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

酌醴齊各進跪奠爵于內官座首興餘座皆祝史齋郎

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第二等獻官

將升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壘洗盥手各由其陞升

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沈齊攝儀盞齊以獻贊引

四人次引獻官詣壘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清

酒攝儀醴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壘洗盥洗訖詣眾星

酒罇所酌昔酒攝儀沈齊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

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上辛零祀無日月以下獻儀也諸獻

俱畢武舞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還豆各一少移于故

處已飲福者不拜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

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

再拜樂作一成止攝事則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就望

燎位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口請就望燎位也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

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也于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

神座前取玉幣祝版日月已上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

飯及爵酒各由其陞降壇南行經柴壇西過壇東行自

南陞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于柴上戶內諸祝史

又以內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日月已下牲幣零祀有五帝幣奉禮曰可



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

謁者前曰禮畢則太尉出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

內壝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

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

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

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

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鑾駕還宮

上辛雩祀並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

將士不得輒離部位皇帝停大次

一刻頃槌一鼓為一嚴轉仗衛于還塗如來儀三刻頃

槌二鼓為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

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

乘馬者服袴褶

五刻頃槌三鼓為

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客使等序立于大次之前近

南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于大次門外

南向千牛將軍立于輅左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

轡皇帝乘輿出次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

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

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

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勅侍

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

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

勅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

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鼓

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羣臣導從如來儀諸

方客使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

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于輅右訖鑾駕動千

牛將軍降立于輅右訖鑾駕動千

牛將軍夾輅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鼓祝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敵樂止入太極門鼓祝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上閤迴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戛敵樂止初文武羣官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承旨勅羣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扣鉦將士各還其所

舊唐書元宗紀天寶元年二月丁亥加上尊號辛卯親享元元皇帝于新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

帝必先親享元元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寶于太廟次日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嗚呼郊祀之禮見于經者自虞書類上帝始而尤詳載于周禮禮記此則唐虞三代報本反始之大事也未事之先詣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而致齋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行事此正禮也與道家者流無涉唐宋之世乃用青詞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

蕙田案唐人謂享太清宮享太廟合祭天地為三大禮宋人因之而郊祀之先必先親享太廟玉清昭應等宮非禮之禮可謂謬矣邱氏議之良是但謂未郊之先詣祖廟告祭斯

又何禮耶古禮郊祭自郊祭廟祭自廟祭十日戒七日齋未聞祭天而先祭廟也宿于齋宮未聞宿于廟也祇因明代相沿宋制雖不如唐宋之親享而尚有告廟之文故爲是調停之論耳茲因天寶元年之事爲宋明作備故載史文而辨之如此後宋代各條並從刪削因其無與于郊之大典也閱者詳之

又案邱氏大學衍義補作于明代未行分祭之時故其論郊祀全主合祭之說不過回護私心非有獨見也不足置辨故並黜之附識于此

唐書禮樂志元宗既已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其後遂以爲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

冊府元龜天寶元年二月丙戌詔曰凡所祭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三月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

文獻通考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園丘皆天地合祭若冊命大事告園丘有司行事亦如之

蕙田案郊祀國之大典元宗甫定開元分祭之禮儀節度數稍稍合于經典乃改元之後不謀于衆輕爲更改其侈心肆志之萌于是可見天寶之治所以大異于開元也歟

通典天寶五載詔曰皇王之典聿修于百代郊祭之義允屬于三靈聖人既因時以制宜王者亦緣情以革禮且尊莫大于天地禮莫崇乎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

今蒸嘗之獻既著于恒式南北之郊未展于時享自今以後每載四時孟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以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宮壇皆令宰臣行禮奠祭務崇蠲潔稱朕意焉

蕙田案天地大神祇從無時享之禮四孟所祭但當有迎氣祀五方帝耳今乃四時合祭可謂煩數不敬蓋因辨六天者有天安得五之說遂以分祀五帝之禮移之于天又合之以地是矯康成而又失之者也

冊府元龜天寶五載十二月辛酉詔曰祈穀上帝春祀先王永惟因心敢忘如在頃以詳諸舊典創以新儀清廟陳牲加特于嘗餼昊天冬祭重增以時享况履茲霜露載感惟深瞻彼郊壇有懷昭事宜以來歲正月朕親

謁太廟便于南郊合祭仍令中書門下即與禮官詳定儀注六載正月戊子親祀南郊遂祀皇地祇

蕙田案天寶元年改分祭為合祭詔謂祭必躬親意蓋知天地之必當親祭而以分祭為勞殺其數也又改冬夏至而用二月則無寒暑之苦矣五年又定南北郊時享于謁太廟之後從其便也至十年郊後遂專委之攝祭而心有不安以親受祝版為禮怠心滋矣自此以後遂不親郊而十三載之亂作焉

舊唐書元宗紀天寶九載十一月制自今告獻太清宮及太廟改為朝獻以告者臨下之義故也十載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禮畢大赦天下

禮儀志天寶十載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故將祭郊廟告神堯皇帝室

冊府元龜天寶十載正月制曰自今已後攝祭南郊薦獻太清宮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齋所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朕親受祝版乃赴清齋以展誠敬  
蕙田案舊唐書于天寶十三載書二月癸酉朝獻太清宮甲戌饗太廟新書作壬申癸酉下皆書受尊號大赦而未嘗言郊通考數元宗為五郊而有十三載二月八日未知何據

五禮通考卷第十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李葆總督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貢 士

吳江顧我鈞 參校

吉禮十一

圜丘祀天

舊唐書肅宗本紀乾元元年四月甲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於圜丘翌日御丹鳳門大赦天下 六月己酉初置太乙神壇于圜丘是日命宰相王璵攝行祠事

唐書肅宗本紀上元二年九月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元年建丑月辛亥有事于南郊

冊府元龜元年建子月詔曰皇王符瑞應協于靈祇典禮廢典式存于禋告頃以三代正朔所尚不同百王徽

號無聞異稱顧茲薄德思創常規爰因行慶之日將務  
惟新之典而建元立制冊命曆符受于天地祖宗申于  
百辟卿士今既循諸古法讓彼虛名革故之宜已宣于  
臣下昭報之旨未展于郊廟因時備禮擇日陳誠宜取  
來月一日祭圜丘及太乙壇建丑月辛亥朔拜南郊祭  
太乙壇禮畢還宮

唐書代宗本紀廣德二年二月乙亥有事于南郊

圖書集成代宗廣德二年有事南郊從獨孤及議卒以  
太祖配天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十載五月己前郊祭天地以高祖  
神堯皇帝配座寶應元年杜鴻漸為太常卿禮儀使員  
外郎薛頴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  
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于唐即

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  
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  
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幹進議  
狀為十詰十難曰歸崇敬薛頴等稱禘謂冬至祭天子  
圜丘周人則以遠祖帝嚳配臣幹詰曰國語曰有虞氏  
夏后氏俱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  
于圜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祭昊天于  
圜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  
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殷人周  
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  
昊天于圜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  
天子于圜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

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  
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又不  
言祭昊天于圜丘八也王肅云禘謂于五年大祭之時  
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  
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臣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  
頌長發等三處鄭元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  
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爲祭昊天於圜丘及郊祭天者審  
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爲萬代百王法稱周  
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嚳於圜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  
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  
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  
雍禘祭太祖也鄭元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

長發大禘也元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  
互說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  
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元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元  
之意因此商頌禘如大傳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廟  
爾雅禘大祭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  
乎若如所說大禘即云郊祭天稱禘即是祭宗廟又祭  
法說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  
大字元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嚳與感生  
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  
之大祭羣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  
矣俱無以禘爲祭天何棄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  
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禮  
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

五百五十九  
其太祖者此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黃  
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  
黃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  
廟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  
出之說非但於父在母亦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  
自出此可得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  
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  
其太祖此之謂也鄭元錯亂分禘為三注祭法云禘謂  
祭昊天於圜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  
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  
時之祭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元析之  
為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

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  
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元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棄  
之未曾行用愚以為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  
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元之學請  
據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  
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元  
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  
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鯀及顓  
頊昌意為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為例其義又  
異是爰稽遠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  
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  
妃簡狄有娥氏之女吞元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  
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



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邠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邠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既尊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難臣云上帝與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訓衆則上帝

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噐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者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數豈不

知景皇帝始封于唐當時通儒議功德尊神堯克配  
彼天崇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久今欲黜神  
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  
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  
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  
皇天上帝臣以爲郊祀宗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  
景皇帝爲始祖既非造我區寓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  
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  
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  
于宗祀園丘之上爲昊天匹曾謂園丘不如林放乎其  
九難曰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爲始祖晉武帝炎  
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人傑也擁天下  
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

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  
實凌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  
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既不當矣則  
景皇帝不爲始祖明矣我神堯拔出羣雄之中廓清隋  
室拯生人于塗炭則夏虞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  
之間則漢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爲始祖漢以高帝  
爲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爲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  
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曾無  
按據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以前奉詔令諸  
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爲名以直  
見知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裨萬一昨十四日具以  
議狀呈宰相宰相令朝臣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  
見獨異莫不騰辭飛辯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

分別異同序墳典之凝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礙但臣言有宗爾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頤等援引鄭學欲蕪祀典臣為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援據墳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亦何顧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議奏不報

蕙田案黎幹議非受命之君不得為太祖自是三代以後可行之禮其辨禘非祭天援引發揮極為明確至答第六難旅上帝是祭五帝云若如所言季氏旅于泰山可便得是四鎮耶答第七難云歲一祭天尤見千古卓識惜時不用

觀承案禮諸侯不得祖天子故商周俱以契

稷為太祖而不祖帝嚳則始祖不必其為受命之王也黎幹謂景皇非受命之君不得為太祖者於理未安韓子曰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而以高祖擬文王太宗擬武王此定論也况重以高祖已有定制乎禘郊宗祖雖兼論功德然實重水源木本之義商周之契稷為始祖固是功德兼隆亦以其為始封之君也禮以時為大三代而下始祖不必皆如契稷之賢聖然天下豈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而謂創業之君可自為始祖此上不必有太祖乎朱子曰祖一名而有二廟稷為太祖始封之祖也文王亦為祖受命之祖也

唐人正當準此而以景皇為始封之祖高祖  
為受命之祖耳幹之餘議頗明辨此條則不  
可據其謂以高祖配郊以太宗配明堂則禮  
以義起尚似可通蓋商人禘嘗固以始祖契  
配及郊則又配冥而不以契與周之禘郊皆  
配稷者不同此則三王不相襲禮而法周亦  
不妨監殷者夫

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實  
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  
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百寮會議太常博士  
獨孤及獻議曰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  
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

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  
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  
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  
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無位無功不可  
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為  
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啟  
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  
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  
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  
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  
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  
古違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  
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異則太祖之號宜廢祀

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往制請仍舊典竟依歸崇敬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癸酉上親薦獻太清宮乙亥祀昊天上帝于園丘即日還宮禮儀志廣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太廟大禮其祝文自今已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為常式勅曰宜行用竹簡

通典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饗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配饗孟夏雩祀昊

天上帝請以太宗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配饗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勅旨依

冊府元龜大歷五年冬十一月庚寅日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 七年冬十一月辛卯日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視朝 八年冬十一月辛丑日長至不視朝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 十一年冬十一月丙辰日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視朝賀 十三年冬十一月丁卯日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視朝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歷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日長至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上不視朝故也

蕙田案自廣德二年至此中隔三十年不舉

四頁三  
郊祭冊府元龜紀有司行事者五而舊書但載此年蓋以明其有疾不視之故祀既不親故毋庸贖載也

德宗本紀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上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時河中渾瑊澤潞李抱真山南嚴震同華駱元光邠寧韓遊瓌廊坊唐朝臣奉誠康日知等大將侍祠郊壇畢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崔縱傳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搏裁文物儉而不陋

禮儀志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親祀南郊有司進圖勅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禮垂之不利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禮典之文請一准開元禮從之

蕙田案五禮條目儀節至唐貞觀禮漸復于古逮開元禮成郊祀之典尤善乃不久而天寶自爲壞之柳冕之奏允愜人心矣

德宗本紀六年九月己卯詔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太廟行從官吏將士等一切並令自備食物其諸司先無公厨者以本司闕職物充其王府官度支量給廩物其儀仗禮物並仰御史搏節處分十月己亥文武百寮京城道俗抗表請上徽號上曰朕以春夏亢旱粟麥不登朕精誠祈禱獲降甘雨既致豐穰告謝郊廟朕倘因禋祀而受徽號是有爲爲之勿煩固請也十一月庚午日南至上親祀昊天上上帝于郊丘禮畢還宮御丹鳳樓宣赦見禁囚徒減罪一等立仗將士及諸軍兵賜十八萬段匹

禮儀志貞元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詔以皇太子為亞獻親王為終獻上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戒否吏部郎中柳冕曰準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內受誓戒辭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為亞獻請改舊辭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從之

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九年十一月乙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冊府元龜貞元九年十一月癸未帝朝獻太清宮畢事宿齋于太廟行宮甲申朝于太廟畢事齋于南郊行宮乙酉日南至帝郊祀初帝以是歲有年蠻夷朝貢思親告郊廟于祀事尤重慎及將散齋謂宰臣曰在祀散齋歸正寢攝心奉祀不可聞外事其常務勿奏乃齋于別殿及命皇太子諸王行祭者皆受誓一

日命妃媵辭于別所故事祈壇宮廟內及殿庭帝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十一位又施赤黃褥將有事皆命徹之又故事設御史版位于郊廟咸藉以褥及是虔禋拜首于地有司奉祠者莫不惕勵

通典貞元十三年勅郊壇時祭燔柴瘞埋並依天寶十三年制自今以後攝祭南郊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齋所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受祝版乃赴親齋所

唐書韋武傳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司奉焉

李紓傳奉詔為郊廟樂章論譏甚多

蕙田案傳文在德宗時而樂志絕無其辭意

志中云不知所起者或製于開元以下歟

〔文獻通考〕長慶三年太常禮院奏郊壇祠祀遇大雨雪廢祭其禮物條件如後御署祝版既未行祭禮無焚毀之文請于太常寺勅庫收貯而其小祀雖非御署准此玉幣燎柴神酒燎幣醴齊並榛栗脯醢及應行事燭等請令郊社署各牒充次祭支用牲牛參牲既未行祭禮無進胙賜胙之文請比附禮記及祠令牲死則埋之例委監祭使及禮官于祠所瘞埋其小祀不全用牢牲舊例用猪羊肉亦准此棗盛瓜菹笋菹應已造成饌物請隨牲瘞埋行事官明衣絹布等准式既祭前給訖合充潔服既已經用請便收破公卿已下明房油煖幕炭應齊宿日所破用物請收破旨依永為定式

舊唐書敬宗本紀寶歷元年正月乙巳朔辛亥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

唐書文宗本紀太和三年十一月甲午有事南郊大赦〔崔寧傳〕子黯開成初為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文宗語宰相曰郊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蠲潔意耶公宜勅有司道朕斯意黯乃具條以聞

舊唐書王播傳弟起太和九年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邦國之禮祀為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



五三  
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鄭元云禋烟也為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煙  
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  
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  
玉之證也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  
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  
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天祀  
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  
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  
之其燎玉即依常制從之

武宗本紀會昌元年正月辛巳有事于郊廟禮畢御丹  
鳳樓大赦改元五年正月辛亥有事于郊廟禮畢御  
承天門大赦天下

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四年十二月勅郊禮日近獄  
囚數多案款已成多有翻覆其兩京天下州府見繫  
獄囚已結正及兩度翻案伏款者並令先事結斷訖  
申

唐書宣宗本紀大中元年正月甲寅皇帝有事于郊廟  
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

蕙田案新書作甲寅舊書作戊申據舊書云  
此月戊戌朔則十一為戊申通考作十七日  
與甲寅合不知孰是

舊唐書宣宗本紀大中五年勅兩京天下州府起大  
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後三年內不得殺牛如郊廟享  
祀合用者即與諸畜代

蕙田案牛本不應妄殺而獨此三年何耶計

四百五十五  
此三年中亦未嘗一舉郊廟之祭則代牛之制亦不知其以何畜也

舊唐書懿宗本紀咸通元年十一月丁未上有事于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四年正月庚午上有事于圜丘禮畢御丹鳳樓大赦

唐書昭宗本紀龍紀元年十一月丁未朝獻于太清宮戊申朝享于太廟己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舊唐書昭宗本紀龍紀元年十一月己丑朔將有事于圜丘辛亥上宿齋于武德殿宰相百寮朝服于位時兩軍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珣李綽等奏論之曰皇帝赴齋宮內臣皆服朝服臣檢國朝故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內官朝服助祭之文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歷聖祚中興祇見宗祧克承大禮皆稟

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彛憲禮院先准大禮使牒稱得內侍省牒要知內臣朝服品秩禮院已准禮令報訖今參詳近朝事例若內官及諸衛將軍必須製冠服即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事存傳聽且可俯從然亦不分明著在禮令乞聖慈允臣所奏狀入至晚不報錢珣又進狀曰臣今日已時進狀論內官冠服制度未奉聖旨伏以陛下虔事郊禋式遵彛範凡關典禮必守憲章今陛下行先王之大禮而內臣遂服先王之法服來日朝獻大聖祖臣贊導皇帝行事若侍臣服章有違制度是為非禮上瀆祖宗臣期不奉勅臣謬當聖代叨備禮官獲正朝儀死且不朽脂膏泥滓是所甘心狀入降朱書御札曰卿等所論至當事可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于

四十五  
是內四臣遂以法服侍祠甲寅園丘禮畢御承天門大赦

唐書殷侑傳孫盈孫為太常博士龍紀元年昭宗郊祀兩中尉及樞密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孫奏言先代令典無內官朝服侍祠必欲之當隨所攝資品雖無援據猶免僭逼詔可

唐書孔緯傳十一月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罷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為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為朕容之于是內官以朝服助祭

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七月卜郊九月乙酉卜郊十一月庚午三卜郊

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五月庚午勅所司定今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其修製禮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判祭器宜令張文蔚楊涉分判儀仗車輅宜令太常卿張廷範判 六月辛卯太微宮使柳璨奏前使裴樞充宮使日權奏請元元觀為太清宮又別奏在京弘道觀為太清宮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南裡先謁聖祖廟弘道觀既未修葺元元觀又在北山若車駕出城禮非便穩今欲只留北山上老君廟一所其元元觀請拆入都城于清化坊內建置太微宮以備車駕行事從之 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記事欲拆北邙山下元元觀移入都內于清化坊取舊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宮準備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緣延資庫鹽鐵並無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軍諸衛張全義

指揮工作訖優詔嘉之 九月乙酉勅先擇十月九日  
 有事郊丘備物之間有所未辦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  
 十一月丙辰全忠自正陽渡淮而北至汝陰全忠深  
 悔此行無益丁卯至大梁時哀帝以此月十九日親祠  
 園丘中外百司禮儀法物已備戊辰宰相已下于南郊  
 壇習儀而裴迪自大梁迴言全忠怒蔣元暉張廷範柳  
 璨等謀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元暉柳璨大懼庚午勅  
 曰先定此月十九日親禮南郊雖定吉辰改卜亦有故  
 事宜改取來年正月上辛付所司 十二月庚戌勅朕  
 以謬荷丕圖禮合親謁郊廟先定來年正月上辛用事  
 今以宮闈內亂播于醜聲難以慙恧之容入于祖宗之  
 廟其明年上辛親謁郊廟宜停

五代史梁本紀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為蔣元

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二月王遣人  
 告樞密使蔣元暉與何太后私通殺元暉而焚之遂  
 弑太后于積善宮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

孔循傳循與蔣元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  
 循與王殷即蔣殷讒于太祖曰元暉私侍何太后與張

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時梁兵攻  
 壽春敗歸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  
 不敢郊

蔣殷傳哀帝方卜郊殷與蔣元暉有隙因譖之太祖  
 言元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  
 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

蕙田案讀舊唐書五代史所載則新唐書罷  
 郊之原委曲折瞭然矣

右唐郊禮

五代史梁本紀太祖開平二年正月己亥卜郊于西都  
〔文獻通考〕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  
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

〔冊府元龜〕二年正月宰臣上表請郊天謁廟命有司  
擇日備儀因先布告岳牧方伯于是太常禮院選用  
四月二十四日有事于南郊壬寅應郊祀大禮儀仗  
車輅鹵簿法物祭器樂懸各令所司修飭以河南尹  
張宗奭充都點集諸司法物使三月帝以魏博真定  
助修西都宮內工役方興禮容未備其郊天謁廟宜  
于秋冬別選良日七月詔曰祀典之禮有國之大事  
也如聞官吏慢于展敬禮容牲饌有異精虔宜令御  
史疏其條件以聞詳定禮儀使奏得太常禮院狀選

用今年十一月己丑冬至有事于南郊勅令于來年  
正月內選日禮院奏選來年正月二十四日辛卯親  
祭南郊可之詔以左千牛衛上將軍胡規充南郊儀  
仗使金吾衛將軍趙麓充車輅法物使是月冬至命  
宰臣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蕙田案史但言卜而不言郊據通考則似十  
一月郊而總數梁郊處此又不列蓋是十一  
月赴洛而明年正月始郊也通考下文云以  
張宗奭為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為之則本  
是攝祭而非親奉觀元龜紀事始曉然矣

五代史梁本紀三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  
文獻通考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

故事皆以宰相為之今  
用河南尹充非常例也

冊府元龜開平三年正月乙酉詔曰初宅維都將行郊祀應嶽瀆名山大川及諸州有靈迹封崇聖祠各宜差官吏精虔祭告是月禮儀使奏請皇帝宿齋三日庚寅親饗太祖辛卯親祀昊天上上帝于園丘是日降雪盈尺及升壇而止

冊府元龜開平四年九月丁亥朔車駕幸陝府命宰臣于競赴西都祀昊天上上帝于園丘

五代史梁本紀末帝貞明三年冬十二月己巳如西都卜郊四年正月不克郊已卯至自西都

梁家人傳將冊妃張氏為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

趙犖傳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間兵數敗巖犖子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

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為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裡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乃還東都遂不果郊

蕙田案趙犖傳文詳述不郊之故與本紀互相足也朱溫忌昭宣之郊而脅之使罷及其闇奸大位僅周一紀而卜郊不果恰相對照天道好還可畏哉

唐本紀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張全義傳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于南郊而不果

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幸洛陽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

[張憲傳]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于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鄠南魏繁陽至今尚在不可毀乃別治鞠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為場憲歎曰此不祥之兆也

蕙田案五代史文未有言告天即位者然憲以鄠南繁陽為比則知亦有告天史文畧耳

唐本紀明宗長興元年二月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李愚傳]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

制道鄙其詞罷為太常卿

蕙田案五代衰亂如此而一舉郊祀必推恩賚此宋世所以憚行而歸于合祭或終于廢祭蓋相承舊習所從來遠而不知其適為敗禮之根原也

遼史太宗本紀會同三年七月晉遣使請行南郊禮許之四年三月晉以許祀南郊遣使來謝進黃金十鑑

蕙田案敬瑭之立在天顯十一年至是當為六年請之未行至明年而殂矣故晉紀無郊天事

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十月戊申內出御札曰王者應運開基子民育物罔不承天事地尊祖敬宗燔柴于泰壇用昭乾德瘞玉于方澤以答坤靈朕受命上元

宅心下土時已歷于三載漸至小康禮未展于二儀深  
虧大典宜叶著龜式陳籩豆庶展吉蠲之禮用傾昭事  
之忱朕以來年正月一日於東京有事于南郊宜令所  
司各備儀注務從省約無致煩勞凡有供需並用官物  
府縣不得因便差配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南郊為名  
輒有率歛庶禋嚴靜以奉郊禋中外臣僚當體予意  
文獻通考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准勅定郊廟制  
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園丘四成各高八  
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  
廣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燎壇在泰壇之丙地方  
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户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  
從之時周太祖將拜南郊故修奉之

五代史周本紀太祖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

郊大赦改元

吳楊行密世家隆演卒乃立溥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  
境內冬十一月祀天于南郊

南唐徐知誥世家昇元三年四月昇郊祀上帝于園丘  
宋史南唐世家昇立七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郊祀天  
地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  
改元

宋史西蜀世家漢祖起并門中土蝗旱連歲昶益自大  
行郊祀禮

五代史南漢劉隱世家大寶二年銀祀天南郊  
宋史南漢世家劉隱卒弟陟襲位僭帝號國稱大漢改  
元乾亨行郊祀禮





四首六  
昊天於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積累勲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

南郊壇制梁及後唐郊壇皆在洛陽宋初始作壇於東都南薰門外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壇之外內地高一丈二尺設皇帝更衣大次於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乾德元年八月禮儀使陶穀言饗廟郊天兩日行禮從祀官前七日皆合於尚書省受誓戒自來一日之內受兩處誓戒有虧虔潔今擬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禮望依禮文於八日先受從享太廟誓戒九日別受郊天誓戒其日請放朝參從之自後百官受誓戒於朝堂宗室受於太廟祭之日均用丑時秋夏以一刻春冬以七刻前

二日遣官奏告配帝之室儀鸞司設大次小次及文武侍臣蕃客之次太常設樂位神位版位等事前一日司尊彛帥其屬以法陳祭器於堂東僕射禮部尚書視滌濯告潔禮部尚書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告備禮部尚書視鼎鑊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祭之旦光祿卿率其屬取籩豆簋簋實之及薦腥禮部尚書率其屬薦籩豆簋簋戶部兵部工部尚書薦三牲之腥熟俎禮畢各徹而有司受之以出晡後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御史按視之奏中嚴外辦以禮部侍郎請解嚴以禮部郎中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小次之南宗室位於其後設公卿位於亞終獻之南分獻官位於公卿之後執事者又在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其致福也太牢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以羊左肩七箇植豕以左肩五箇有司攝

事進胙皆如禮太尉展視以授使者再拜稽首既享大  
宴號曰飲福自宰臣而下至應執事及樂工馭車馬人  
等並均給有差以為定式是歲十一月日至皇帝服袞  
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丘還御明德門樓肆赦  
凡郊壇值雨雪即齋宮門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設登歌  
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皆給明衣  
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內降御封香仍製漆匱付光祿司  
農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緘署禮料送祀所凡祈告亦內  
出香遂為定制

聶崇義傳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案崇義稱祭天蒼  
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  
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案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  
元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案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

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  
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  
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元自注周禮不載尺  
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  
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  
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  
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  
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  
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  
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  
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  
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  
二寸園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

五音五  
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  
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顙  
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  
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

文獻通考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  
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  
子十三日上宿齋于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  
鎮圭乘玉輅由明德門出羣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  
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齊於帷宮上初詣太  
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  
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  
於圜丘以皇弟開封尹為亞獻興元尹光美為終獻將  
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

徹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于典故可乘輦否對以  
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  
自是為例

五代以來宰相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  
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京府尹為橋道頓遞使  
宋制大禮頓遞如舊而大禮使或以親王為之又端以  
翰林學士為禮儀使其儀仗鹵簿使或以他官充

是年司徒兼侍

興國元年始鑄五使印

石林葉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詳考於會要纔見長

慶後有以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大禮使者  
不知禮儀大禮何以為別也其以宰相為大禮使兵  
部尚書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

中范質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禮儀使刑部尚書  
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溫叟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橋道頓遞使

太平

鹵簿使開封尹為橋道使者蓋後唐之制故本朝用  
之但改太常卿為禮儀使爾太常卿既不常置而中  
丞兵部官或缺則例以學士及他曹尚書侍郎代之  
大禮掌贊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頓遞禮儀掌禮物  
儀仗無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不如禮者而已真宗  
東封西郊嘗常用輔臣天禧後罷至元符初始詔並  
用執政遂著為令

宋史樂志建隆郊祀八曲

降神高安 在國南方時維就陽以祈帝祉式致民

康豆籩鼎俎金石絲簧禮行樂奏皇祚無疆

皇帝升降隆安 步武舒遲陞壇肅祇其容允若干

禮攸宜

奠玉幣嘉安 嘉玉制幣以通神明神不享物享于

克誠

奉俎豐安 笙鏞備樂繭栗陳牲乃迎芳俎以薦高

明

酌獻禧安 丹雲之爵金龍之杓挹于尊罍是曰清

酌

飲福禧安 潔茲五齊酌彼六尊致誠斯至率禮彌

敦以介景福永隆後昆重熙累洽帝道攸尊

亞獻終獻正安 謂天蓋高其聽孔卑聞樂歆德介

以福禧

送神高安 倏兮而來忽兮而迴雲馭杳邈天門洞

開

蕙田案親郊始于乾德而樂章製自建隆故  
史仍其舊且三年之中或自有遣官之祭亦

須奏樂也 又案宋志鼓吹樂中別有南郊

導引十二時奉禋歌諸樂皆祭事前後所奏

然語同詞曲音節靡曼禮無取焉故不備錄

和峴傳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

至有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詔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

於煩數請罷之四年南郊峴建議望燎位通燿火

太祖本紀開寶元年十一月癸卯日南至有事南郊改

元大赦十惡殺人官吏受贓者不原十二月甲子行慶

自開封興元尹宰相樞密使及諸道蕃侯並加勳爵有

差

禮志開寶元年十一月郊以燎壇稍遠不聞告燎之聲

始用燿火令光明遠照通于祀所

梁周翰傳開寶二年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

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

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

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

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

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

力矣

蕙田案二年不郊當為元年或四年之誤

四年十月甲申詔十月後犯強竊盜者郊赦不原十一

月己未日南至有事南郊大赦十二月癸亥朔賜南郊

官器幣有差丁卯行慶開封尹光義興元尹光美貴州

防禦使德昭宰相趙普並益食邑己巳内外文武官遞

進勳爵

玉海開寶四年七月甲子朔詔冬至郊祀十一月戊午

親享太廟始用繡衣鹵簿己未合祭園丘

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九年春正月庚辰詔郊西京三月庚寅大雨夏四月己亥雨霽庚子有事於園丘廵御五鳳樓大赦

長編通攷曰恭考太祖南郊凡四自後宿齋朝享儀禮降赦率如初唯開寶四年始用繡衣鹵簿先是大駕鹵簿衣服旗幟止以五綵繪畫至是盡易以繡九年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用申報謝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先時霖雨彌旬及赴齋宮之日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咸相謂曰我輩少逢亂離不圖今日復睹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

又考鹵簿凡四等大駕法駕鑾駕黃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

文獻通考梁太祖始建都於汴然郊壇則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于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國初始作郊壇于國城南薰門外開寶九年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太壇國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祇適景靈用申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存焉將飭駕以時巡躬展誠於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宜令有司各揚所職以是觀之藝祖親郊凡四獨是歲行之于洛陽然凡郊必以陽至之月獨是歲以四月乃是行大雩之禮

蓋本非彛典帝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又有欲徙都于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禮云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祀天地于園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尊號丙午以郊祀中外文武加恩禮志自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是歲親享天地始奉太祖升甬

太宗本紀六年十一月辛亥祀天地于園丘大赦受尊號内外文武加恩

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改元中外文武官進秩有差

禮志雍熙元年冬至親郊從禮儀使扈蒙之議復以宣

### 祖配

扈蒙傳初太祖受周禪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禮官以為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所因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預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三年六月再郊並以太祖配於禮為允太宗將東封蒙定議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為郊祀遂行其禮識者非之

雍熙四年正月禮儀使蘇易簡言親祀園丘以宣祖配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太祖皇帝光啟丕圖恭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案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穀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園丘北郊雩



五百五  
祀以太祖崇配奏可 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  
皇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準禮天地  
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以  
許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  
參且至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  
受誓戒案令式受誓戒後不得弔喪問疾今若皇帝既  
輟朝而未成服則爽禮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  
令式况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為大宗於朝  
廷為冢嗣遽茲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  
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  
斯感况祭天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  
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文獻通考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

去園丘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  
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廟今請自出宮前一日遣官  
致祭從之

宋史太宗本紀淳化四年正月辛卯祀天地于園丘以  
宣祖太祖配大赦

真宗本紀至道二年正月辛亥祀天地于園丘大赦中  
外文武加恩

禮志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園丘孟夏雩  
祀夏至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  
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  
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真宗本紀咸平二年十一月丙戌祀天地于園丘以太  
祖太宗配大赦受尊號 五年十一月壬寅祀天地于

三百七十四  
園丘大赦

景德二年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樂志咸平親郊八首

降神高安 園丘何方在國之陽禮神合祭運啟無  
疆祖考來格籩豆成行其儀肅肅降福穰穰

皇帝升降隆安 禮備樂成乾健天行帝容有穆佩

玉鏘鳴

奠玉幣嘉安 定位愆祀告于神明嘉玉量幣享于

克誠

奉俎豐安 有牲斯純有俎斯陳進于上帝昭報深

仁

酌獻嘉安 大報于帝盛德升聞醴齊良潔粢盛苾

芬

飲福禧安 祀帝園丘九州獻力禮行于郊百神受

職靈祗格思享我明德天監孔章元祉昭錫

亞獻終獻正安 羽籥云罷干戚載揚接神有恪錫

羨無疆

送神高安 神駕來思風舉雲飛神馭歸止天空露

晞

禮志景德三年鹵簿使王欽若言漢以五帝為天神之

佐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岳瀆之類

接席帝座天市之尊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

類同在第三龕甲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座本

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座在第三亦

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

望令司天監參驗乃詔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

之禮儀使趙安仁言案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平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錄壇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間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敕並合升第一等貞元二年親郊以太常議詔復從開元禮仍為定制郊祀錄又云壇第三等有中宮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宮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

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為太子第二主日為帝王第三為庶子第四為嫡子第五星為天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座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辯其尊卑不可同位竊惟壇圖舊制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為定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鄭元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禋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案晉天文志帝坐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則為天子所

五音書  
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議以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禩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苟因前代闕文便為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尤未適中詔天皇北極特升第一龕又設孫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欽若又言帝坐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案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實與帝坐不類詔特升第二龕舊郊丘神位板皆有司題署命欽若改造之至是欽若奉板便殿壇上四位塗以朱漆金字餘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黃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貯漆匣覆以黃縑帊帝降階觀之即付有司又以新定壇圖五帝五岳中鎮河漢合在第三等  
四年職方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唯有五方上

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唯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叶宜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案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示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是方丘有岳瀆從祀圜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望如奭請以通禮神位為定其有增益者如後敕奏可

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丙寅詔天地壇非執事輒臨者斬壬申恭謝天地

天禧元年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帝寶冊袞服辛亥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

殿受冊號 三年十一月辛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天  
下

禮志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祈  
穀及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及昊天上帝及皇地  
祇以太宗配感生帝以宣祖配明堂以真宗配親祀郊  
丘以太祖太宗配奏可

又乾興元年九月太常丞同制禮院謝絳言伏覩本院  
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竊尋宣祖非  
受命開統義或未安唐武德初圜丘方丘雩祀並以景  
帝配祈穀大享並以元帝配太宗初奉高祖配圜丘明  
堂北郊元帝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圜丘  
祀太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又以景帝元帝稱祖萬  
代不遷停配以符古義臣以為景帝厥初受封為唐始

祖蓋與宣帝不侔宣祖於唐是為元帝之比唐有天下  
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典有宋受命既自太祖  
於今四聖而宣祖侑祀未停恐非往典之意請依永徽  
故事停宣祖配仍用太宗故事宗祀真宗於明堂兼感  
生帝作主若據鄭氏說則曰五帝迭王王者因所感別  
祭尊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武德永徽故事請以  
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不得  
配故引周后稷配靈威仰之義為證唯太祖始造基業  
躬受符命配侑感帝處理甚明如恐祠日相妨當以太  
宗配祈穀太祖配雩祀亦不失尊嚴之旨臣以為宣廟  
非唯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為疑禮祖有功宗有德但  
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毀况配享乎翰林承旨李維等議  
案禮祭法正義曰郊為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

五十五  
郊此則崇祀之文也竊唯感帝比祈穀禮秩差輕宣祖比太祖功業有異今以太祖配祈穀宣祖配感帝稱情立文於禮斯協詔從所定其祀儀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太史設帝位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橐秸配帝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配位奠幣作皇安之樂酌獻作肅安之樂餘如祈穀祀上帝儀

蕙田案鄭注以南郊祀感帝後世因之孟春上辛祭感帝以祈穀唐既祀感帝又祈穀于圜丘以祈穀與祀感帝為二祭故附于圜丘條內不入祈穀

仁宗本紀天聖二年十一月丁酉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上尊號賜百官諸軍加等

禮志仁宗天聖二年詔加真宗謚上謂輔臣曰郊祀重事朕欲就禁中習儀其令禮官草具以聞先郊三日奉謚冊寶于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至大次就更衣壇改服袞冕行事

文獻通考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二年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

仁宗本紀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賀皇太后于會慶殿丁巳恭謝玉清昭應宮十二月辛未加恩百官甲戌詔輔臣南郊恩例外更改一子官禮志謝玉清昭應宮禮畢賀皇太后比籍田勞酒儀畧如元會其恭謝云臣某虔遵舊典郊祀禮成中外協心不勝懼忭宣答曰皇帝德備孝恭禮成嚴配萬國稱頌懽豫增深帝再拜還內樞密使以下稱賀閣門使宣答

五音  
五禮通考卷十一  
樞密副使升殿侍立百官稱賀酒三行還內殿受命婦  
賀司賓自殿側幕次引內命婦於殿庭北向立尚儀奏  
請皇太后即御坐司賓贊再拜引班首升自西階稱封  
號妾某氏等言郊祀再舉福祚咸均凡在照臨不勝忻  
忭降再拜尚宮承旨降自東階稱皇太后聖旨又再拜  
司賓宣答曰已成鉅禮歡豫良深皆再拜次外命婦賀  
如內命婦儀退皆赴別殿賀皇帝惟不致詞不宣答  
文獻通考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學士宋綬  
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物典故綬占對辯給因使綬集  
羣官撰集天聖鹵簿圖記上之禮儀使請郊後詣玉清  
昭應景靈宮詔郊前享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擇日  
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  
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寶太祝升殿徹豆三目

又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宮

沈氏筆談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  
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享末乃事於南郊予集郊  
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  
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  
從來蓋有所因案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  
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  
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  
告餘皆謂之祭告惟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  
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  
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為正  
祠

蕙田案書湯誥云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武成

云告于皇天后土天寶詔以告爲上告下之稱遂易去奏告之名抑惑矣。又案筆談此條可補正史之闕

楊氏復曰愚案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於禰宮疏引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禰宮爲證禮器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于上帝先有事於禰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于祖而受命焉乃卜日于禰宮自此以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十三日宿齋于崇元殿翌日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於帷宮十六日行郊祀禮夫五鼓朝享于太廟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

帷宮又二日而郊祀此則不拘古禮以義起之深得古人告祭于太廟之意而又不失乎致齋之嚴也其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南郊合行薦告之禮望降所用日詔將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廟同日行禮後五年禮儀使劉筠奏曰天聖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內數次展禮萬乘之陟降爲勞百執之駿奔不暇欲乞將來南郊禮畢別定日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夫劉筠之請蓋欲避一日頻併之勞也然薦告者郊前之禮也恭謝者郊後之禮也劉筠欲易郊前薦告之禮爲郊後恭謝之禮蓋亦以玉清昭應宮景靈宮非禮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爲是婉辭以達意也景祐五年十月侍講賈昌朝言朝廟之禮本告



五言  
以配天享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宮朝  
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欲望  
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候郊禮畢詣景靈宮謝成如  
下元朝謁之儀所冀尊祖事天禮簡誠至夫賈昌朝  
之說即劉筠之說也然劉筠之議婉而明不若賈昌  
朝之言嚴而正

岳氏愧郊錄珂前辯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  
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  
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  
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于用則蓋有弗便  
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  
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  
太廟朝享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

興殿及太廟朝享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  
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歷考載籍不聞為祀天致  
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  
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  
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祠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  
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於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  
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為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  
辛卯享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  
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  
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  
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  
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  
陛下行禮於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

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况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爲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于郊祀復修徧享之禮此爲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唯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于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享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矣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

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享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典朝享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日已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享爲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叙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享親兩得其當矣珂案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爲周禮而珂固疑其即變禮以爲常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

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既與景靈宮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祫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祐之行祫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謝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于明堂則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

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部而祭舍升卿之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則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於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

馬氏曰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日祀原廟二日祀太廟三日詣園丘行禮此禮始于唐而宋因之楊氏所引劉筠賈昌朝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岳氏所引呂升卿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愚觀之以為告祭則其禮太過以為正祭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冊后上祖宗徽號之

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于三歲郊祀則親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三歲五歲一禘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于三歲郊祀之前特剋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祀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焉于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

蕙田案賈昌朝之言簡而該楊氏稱之甚當呂升卿之說尤為詳核岳氏餘論未見明快唯謂廟享五而臨其一乃殺禮非隆禮則所

據正大而可補呂氏之闕矣馬氏之說最為

透闢

宋史禮志天聖六年始築外壇周以短垣置靈星門親郊則立表於青城表三壇

仁宗本紀天聖八年十一月戊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賀皇太后于會慶殿十二月癸未加恩百官

澠水燕談錄國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又其中暖殿止是構木結綵至尊所御非所以備不虞天聖中魏餘慶上言乞優價給值收買民田除放租稅為瓦殿七間依奏

景祐元年冬十月乙亥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曲景祐二年五月庚子議南郊升侑上帝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十一月乙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禮志景祐二年郊詔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廟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親祀皆侑常祀園丘皇地祇配以太祖祈穀雩祀神州配以太宗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如舊

文獻通考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

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說者以爲祀昊天上帝亦然大次在壇壝外猶更衣幄小次在壇側今所未行案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藁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耳然則武帝坐俟容須別設近次與周官義符請設小次於皇帝版位少東每獻畢

降壇若殿就小次俟終獻徹豆復就版位其後有司又言郊廟罇鬯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郊廟天地配位唯有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罇酌獻一罇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罇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禮官以爲鄭氏注周禮五齊三酒唯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法乃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罇罍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罇罍

岳氏愧郊錄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罇鬯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唯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醞耳聞之容臺吏罇罍之下率多空唯一

五真六  
五禮通考卷之二  
三  
罇僅寘杯勺以共祭他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  
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  
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  
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疑醞法  
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  
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罇壘相承用法  
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  
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法  
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醞酒共齊冬以二十五日  
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瓮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  
撥醅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  
將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醅芽置筥其  
中其齊蔥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

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醞色變而微赤豈其  
所謂醞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夏十五日  
外撥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沉豈其所謂沈齊耶今朝  
廷因事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烝醞者蓋  
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照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醞夏成  
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  
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故享神以齊養人  
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罇彛曰醞齊縮酌盎齊沈  
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  
齊醞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  
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五  
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  
相詳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嘉問

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罇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歷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祲容交舉並修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祀存古之意最為嚴重是說其有稽焉又曰慶歷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案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祇六罇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壺罇次之實以汎齊山壘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盞齊山壘為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罇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罇實以汎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罇實以醴齊中官壺罇

五方山林川澤蜃罇並實以汎齊外官椀罇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罇並實以清酒衆星散罇實以旨酒皆用明酒各實於上罇宗廟每室設學彝黃彝著罇之上罇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鬱鬯著罇實以醴齊又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即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享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罇壘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或陰鑿方諸之類未能猝辨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郊廟祠祀壇殿上下所設罇壘唯酌獻飲福二罇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為缺然五齊三酒鄭康成注周禮唯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

五耳五  
製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罇  
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井水代之  
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  
祀神位並用舊升數實諸罍罇配以明水明酒從之  
既曰從其請則自慶歷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詳其  
法矣此元豐呂嘉問之請所以有為而發也還考元  
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  
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罇雖  
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  
而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為醴味與酒味異其  
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  
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為有事而新作  
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醞乃熟故名以昔二者色

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  
酒坊以見造到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尚未  
備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已後復曾講明  
否禮文所之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  
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珂前記空罇似出有  
司之咨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省言潭  
州奏春秋上下釋奠并祭社稷風雨師等合用罇齊  
酒醴政和中儀曹曹洪考三禮圖罇受五斗之制遂  
每罇用其數以一歲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  
是虛費今在京釋奠正配位每罇設酒二升從祀每  
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依此從之則在承平時罇已  
不盈矣慶歷公弼之言有司相承名為看器則雖盡  
空其罇固無怪云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今祠祭



廼不然樽固皆有酒可實特先期緘餅缶以均奉祠者臺阜無遺焉是上不以費靳而下廼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蕙田案岳氏論酒醴甚確勝于康成多矣

宋史樂志景祐親郊三聖並侑二首

莫幣廣安 千齡啟運二后在天嘉壇並侑億萬斯年

酌獻彰安 皇基締構帝祚靈長躬薦鬱鬯子孫保昌

常祀二首

太祖配位莫幣定安 俞受駿命震疊羣方侑祀上帝德厚流光

酌獻英安 誕受靈符肇基丕業配享潔尊永隆萬

葉

仁宗本紀寶元元年九月戊申詔應祀事已受誓戒而失虔恭者毋以赦原十一月戊申朝享景靈宮已酉享太廟及奉慈廟庚戌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寶元二年秋七月丁巳詔宗室遇南郊及乾元節恩許官一子餘五歲授官

慶歷元年十一月甲子朝享景靈宮乙丑享太廟奉慈廟丙寅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十二月丙子加恩百官

禮志慶歷元年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真宗示輔臣封禪圖曰嘗見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蓋皇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當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諭先帝以告

成報功酌宜從變之意每郊儀範既引祥符側置之文  
又載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擇一未嘗考定乃詔南郊祖  
宗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爲定

呂公綽傳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郊廟祭  
器未完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又以歲大中小祠凡  
六十一禘祫二裸獻興俯玉帛尊彝菁茆醴醢鐘石  
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言古者天地宗廟日月五  
方百神之祀咸有尊壘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加明水  
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壘而酌用一尊  
非禮神之意宜案周禮實齊酒取火於日取水於月  
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側鄉之非  
所以示尊嚴也

禮志慶歷三年禮官余靖言祈穀祀感生帝同日其禮

當異不可皆用四圭有邸色尚赤乃定祈穀明堂蒼璧  
尺二寸感生帝四圭有邸朝日日圭夕月月圭皆五寸  
從祀神州無玉報社稷兩圭有邸祈不用玉

仁宗本紀慶歷四年春正月辛卯太常禮儀院上新修  
禮書及慶歷祀儀十一月壬午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  
赦 七年十一月戊戌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皇祐五年八月壬戌詔南郊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十  
一月己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王洙傳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  
者多非之卒不復用

胡宿傳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  
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  
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

嘉祐七年春正月乙亥詔南郊以太祖配為定制  
禮志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禮院亦  
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  
祐初三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復並侑以為定制雖出  
孝思然頗違經典當時有司失於講求下兩制議翰林  
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  
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  
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正月詔南郊  
以太祖定配

王珪傳先是三聖並侑南郊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  
孝而瀆乎饗帝于是專以太祖侑于郊

五禮通考卷第十二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李葆總督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貢 士 吳江顧我鈞 參校

吉禮十三

圜丘祀天

宋史英宗本紀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有事南郊大赦  
辛巳加恩百官

宗室傳治平將郊而雨或議改祫享英宗訪諸宗晟  
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敢改卜至誠感神  
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

文獻通考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太祖配  
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  
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

時呂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為上言仁宗親祠撤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正月上辛祈穀慶歷用犢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簠簋俎各增為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壘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獻再拜復治平二年禮院言準閤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遊幸作樂緣壽聖節在致齋內若用慶歷元年嘉祐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詣慈孝等寺集禧觀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元年十一月丙戌朝享太廟遂齋於郊宮廢青城後苑丁亥祀天地於圜丘大赦羣臣進秩有差

文獻通考神宗熙寧元年詔令兩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議曰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者

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  
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  
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  
或別自為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  
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  
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况本朝景德二年  
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  
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  
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  
廢詔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院  
詳定以聞禮院看詳欲乞除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  
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  
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鈺鼓角從之

十一月帝齊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苑囿

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即召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  
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祀悉罷遊觀遂  
減徹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  
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道著為定制

司馬光傳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  
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  
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  
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  
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爭議不已  
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宋史禮志熙寧四年參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  
必勘箭然後出入此師行之法不可施於郊祀禮院亦

言於是凡車駕出入門皆罷之六年以詳定所請又罷太廟及宣德朱雀南薰諸門勘契又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臣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拂翟失禮尤甚請除之神宗本紀熙寧六年春正月辛亥復僖祖為太廟始祖以配感生帝

宋喬年傳喬年父充國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為宋始祖從之七年十一月己未祀天地于園丘赦天下十二月丁卯文武官加恩

禮志熙寧七年詔中書門下參定青城殿宇門名先是每郊撰進至是始定名前門曰泰禋東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東側門曰寅明西側門曰肅成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

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著為定式

沈括傳括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案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為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為書曰南郊式即照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

文獻通考楊氏曰愚案注疏云齋於路寢之室唐禮散齋於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宮國朝冬祀天禮唯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禮可為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非一大概宿齋三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高宗

五十一  
中興之後檢會熙寧在京青城內殿宇門名如曰泰  
禋曰承和之類悉遵舊式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令儀  
鸞司預先體倣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  
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又何其簡畧也元豐四年十  
月八日禮官言古之王者行則嚴輿衛處則厚宮闕  
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爲壇宮食  
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行宮至於江左亦有瓦  
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祀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  
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  
萬數臣等欲乞倣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  
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太常禮院候脩  
尚書省了日取旨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  
以修尚書省未畢而猶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既

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  
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又徽宗  
皇帝修建南北郊齋宿宮殿南郊曰齋宮北郊曰帷  
宮有司請曰事體如一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  
之祖宗典故粲然可考今青城制度尚沿襲舊例而  
未革盍亦推廣祖宗之意立爲齋宮無事則嚴其扃  
鐃以待乘輿致齋之日而居焉暫勞而永逸一也宿  
者無風雨之憂或遇風雨則可以行望祭之禮二也  
事有關係甚重循習甚久斷然在所當革而無疑者  
其此之謂乎

馬氏曰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  
名其事在熙寧七年然楊氏所云元豐四年禮官請  
創立齋宮詔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則知齋宮元豐

四頁全五  
時尚未建而熙寧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幔殿也  
然神宗即位初郊齋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他苑遂  
減徹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以是觀之則知  
青城行宮苑囿遊觀之所畢備而獨未建齋殿誠為  
缺典

神宗本紀熙寧十年十一月甲戌祀天地於圜丘赦天  
下十二月甲申文武官加恩

元豐元年春正月戊午命詳定郊廟禮儀九月詔祀天  
地及配帝並用特牲

禮志元豐元年二月詔內壇之外衆星位周環每二步  
植一杙繚以青繩以為限域既而詳定奉祀禮文所言  
周官外祀皆有兆域蓋設一位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  
制

文獻通考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甚衆至一千五百一  
十四神故外設重營以為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  
北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官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  
二十八宿外官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為重營者  
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為三壇天神列位不  
出內壇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  
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壇之內而大次之設  
乃在外壇者所以序祀事也蓋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  
兆守有域以為遮列厲禁而已後世神位既衆祀事亦  
繁故為三壇以嚴內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率循唐制  
雖儀注具載圜丘三壇每壇三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  
繩代內壇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  
請除去青繩如儀注為三壇從之



宋史神宗本紀元豐二年秋七月丁亥詳定郊廟禮儀  
四年夏四月己巳詔罷南郊合祭天地九月詳定郊廟  
奉祀禮儀

歷代名臣奏議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陸佃上  
議曰冕服有六而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  
衮同冕矣故禮記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  
有二旒則天數也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  
充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衮衣襲之也先儒或  
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矣蓋古  
者裘不徒服則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  
裘素衣麕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  
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  
夏葛以適寒暑蓋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

裘則夏祀赤帝與夏至日郊祭地示亦將被裘乎然則  
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衮明矣至於夏祀天神  
地示則去裘服衮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  
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或曰王被衮以象天此魯禮  
臣以為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被衮以象天則豈得  
以為魯哉或曰祭天尚質故徒服大裘王被衮則非所  
以尚質臣以為謂之尚質者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質  
也如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旂有十二旒龍章設日  
月此豈用質也哉故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  
矣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夫理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今欲冬至禋祀  
昊天上帝服裘被衮其餘祀天及祠地示並請服衮去

四百五  
表各以其宜服之

石林燕語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  
祀日服靴袍至大次臨祭始更服衮冕元豐中詔定  
奉祀儀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  
脫衮冕蓋先衮而後裘因請更製大裘以衮用於祀  
日大裘用於臨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黜之則周  
官禮記所載相牴牾時陸右丞佃知禮院請服大裘  
被以衮遂為定制大裘黑羔皮為之而緣以黑繒乃  
唐制也

蕙田案大裘衮冕之說至農師乃定不可易也

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六年十一月癸卯加上仁宗英宗

謚丙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赦天下

禮志元豐六年十一月四日齋於南郊之青城五日冬  
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配是日帝服鞞袍乘輦  
至大次有司請行禮服大裘被衮冕以出至壇中壝門  
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宮架樂作至午階下版位  
西向立樂止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奏景  
安之樂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詣壘洗宮架樂作至洗  
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帨訖樂作至壇下樂止升午階  
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殿中監進鎮圭嘉安樂作詣上  
帝神坐前北向跪奠鎮圭於纁藉執大圭俛伏興搢圭  
跪三上香奠玉幣執圭俛伏興再拜內侍舉鎮圭授殿  
中監樂止廣安樂作詣太祖神坐前東向奠圭幣如上  
帝儀登歌樂作帝降壇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

五禮通考卷之三  
禮部尚書戶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安樂作奉  
奠訖樂止再詣罍洗帝搯大圭盥帨洗爵拭爵訖執大  
圭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  
樂止登歌禧安樂作詣上帝神坐前搯圭跪執爵祭酒  
三奠訖執圭俛伏興樂止大祝讀冊帝再拜訖樂作次  
詣太祖神坐前如前儀登歌樂作帝降自午階樂止宮  
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  
樂作樂止亞獻盥帨訖正安樂作禮畢樂止終獻行禮  
並如上儀獻畢宮架樂作帝升自午階樂止登歌樂作  
至飲福位樂止禧安樂作帝再拜搯圭跪受爵祭酒三  
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搏黍豆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  
圭俯伏興再拜樂作帝降還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書  
徹俎豆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宮架宴安樂

作一成止宮架樂作帝詣望燎位南向立樂止禮直官  
曰可燎俟火燎半柴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帝出  
中壝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帝乘  
輿還青城百官稱賀於端誠殿有司轉仗衛奏中嚴外  
辦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至玉輅所侍中跪請  
降輿升輅帝升輅門下侍郎奏請進行又奏請少駐宣  
侍臣乘馬將至宣德門奏采齊一曲入門樂止侍中請  
降輅赴幄次有司奏解嚴帝常服乘輿御宣德門肆赦  
羣臣稱賀如常儀  
禮部太常寺上親祀儀並如南郊其攝事准改舞名及  
不備官其籩豆樂架玉幣之數盡如親祀是歲十一月  
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  
祇位

文獻通考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  
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  
禮文上言曰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為非典禮  
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案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為宮冬日  
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為宮夏  
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  
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鐘於  
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鐘者取其形以象  
天也三一之變圜鐘為宮三變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竒之數也祭  
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也故宮用  
林鐘於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之函鐘者  
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合陰偶  
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

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蕤鬻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  
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  
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  
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蒸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  
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  
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  
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  
之間而以五月親祠社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  
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  
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  
未遑釐正恭唯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  
以為已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每遇  
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

祀昊天於園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與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

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唯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祗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又曰臣某等恭唯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唯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為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為

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帷宮止而後進如

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

禮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祀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歲有司攝事於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祀欲徧及爾若以親祀欲徧及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北郊自

因舊儀亦不肯違禮意近於可行伏乞更賜參酌施行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

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

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興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

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

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缺二者皆

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祀之重恐於父天母

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

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案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也漢郊祀歌曰唯泰元尊媪神蕃釐泰元天也媪神地

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况此天地同祀可以概見恐

非是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

冢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

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

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

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

罷南郊合祭親祀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祀上公攝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詞為天地同祀之證夫漢南北郊之禮雖未  
正然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尚存分祭之意固  
未嘗合也至於泰元媪神乃方士亳忌天一  
地一泰一荒誕不經之舉班志所載即祀三  
一之樂章與祭天地何涉援以為證不亦異  
乎

自元豐元年上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  
禮文大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圜丘始用新儀

國朝親郊止服袞冕至是稽  
古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袞冕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  
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於郊牛二  
是也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  
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祀圜丘方澤正配

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郊  
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禪因白木以素為  
質今郊祀簠簋罇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  
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罇豆改用陶器仍以禪  
為杓祀天之有禋柴禋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裸  
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胙餘也至後世  
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  
後而缺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  
奠禮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  
及神州地祇當為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燎祝版攷先  
儒所說地祇即無禋燎之文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  
並瘞於埴不設燎壇熙寧祀儀唯昊天上上帝皇地祇  
高禩燎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

牲體殊不應禮又案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禮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爲陽則脅與髀爲陰可知矣  
報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自今昊天  
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  
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  
太廟皆升首於室

又言臣等見親祀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鑿司  
鋪御座黃道褥謹案唐故事郊壇宮廟內壇及殿庭  
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  
將有事命撤之武德正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  
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  
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  
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注又增設

郊壇壇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  
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  
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  
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祀埽反道鄭氏注  
謂剡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  
藁鞞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  
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

宋史禮志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  
解薦腥則解爲十一體今親祠南郊正配位之俎不殊  
左右胖不分貴賤無豚解體解之別請郊廟薦腥解其  
牲兩體兩肩兩脇并脊爲七體左右胖俱用其載于俎  
以兩體左端兩肩兩脇次之脊居中皆進末至薦熟沉



肉於湯止用右胖髀不升俎前後肱骨離為三曰肩臂  
臠後髀股骨去體離為二曰肫脰前脊謂之正脊次直  
謂之脰脊闊於脰脊謂之橫脊皆二骨脇骨最後二為  
短脇旁中二為正脇最前二為代脇若升俎則肩臂臠  
在上端膊脰在下端脊脇在中央其左之序則肩臂臠  
正脊脰脊代脇短脇膊脰凡十一體而骨體升俎進神  
坐前如少牢禮皆進下其牲體各預以半為腥俎半為  
熟俎腸胃膚俎亦然又請親祠飲福酒訖倣儀禮佐食  
搏黍之說命太官令取黍于簋搏以授祝祝受以豆以  
嘏乎皇帝而無嘏辭又本朝親祠南郊習儀於壇所明  
堂習儀于大慶殿皆近於瀆伏請南郊習儀於青城明  
堂習儀于尚書省以遠神為恭又賜胙三師三公侍中  
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知樞密同知院事

禮儀儀仗鹵簿頓遞使牛羊豕肩臂臠各五太子三師  
三少特進觀文大學士學士御史大夫六尚書金紫銀  
青光祿大夫節度使資政殿大學士觀文翰林資政端  
明龍圖天章寶文承旨侍講侍讀學士左右散騎常侍  
尚書列曹侍郎龍圖天章寶文直學士光祿正議通議  
大夫御史中丞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節度  
觀察留後左右諫議龍圖天章寶文待制太中中大夫  
秘書殿中丞太常宗正卿牛豕肩臂臠各三入內內侍  
省押班副都知光祿卿監禮官博士牛羊脊脇各三太  
祝奉禮司尊彝郊社太廟宮闈令監牲牢供應祠事內  
官羊髀膊脰三應執事職掌樂工門幹宰手馭馬馭車  
人並均給脾肫殼及腸胃膚之類

蕙田案禮志此條即神宗紀元年九月詔用

特牲之事而年月互異必有一誤今姑依次  
編入

輿服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所造大裘雖用黑羊皮  
乃作短袍樣襲於衮衣之下仍與衮服同冕未合典禮  
下禮部太常寺共議上官均吳安詩常安民劉唐老龔  
原姚勗請依元豐新禮丁隲請循祖宗故事王愈請倣  
唐制朱光庭周秩請以元衣襲裘獨禮部員外郎何洵  
直在元豐中嘗預詳定以陸佃所議有可疑者八案周  
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  
冕二人既云衮冕又云裘冕是衮與裘各有冕乃云裘  
與衮同冕當以衮襲之裘既無冕又襲於衮中裘而表  
衮何以示裘衮之別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蓋  
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繒爲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

衮以象天若謂裘上被衮以被爲襲則家語亦有被裘  
象天之文諸儒或言臨燔柴脫冕著大裘或云脫裘服  
衮蓋裘衮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爲一可乎  
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  
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  
裘襲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露質見素  
不爲表裼而冕亦無旒何必假他衣以藩飾之乎凡裘  
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裘上重二衣也  
大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元衣與裘同色蓋趙商  
之徒附會爲說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沓非一  
衣也古者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  
帝以裘冕祭則衮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衮冕是衮冕  
者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及開寶禮始以衮冕爲齋服

裘冕為祭服兼與張融臨燔柴脫裘服裘之義合請從唐制兼改製大裘以黑繒為之佃復破其說曰夫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衮冕則裘冕必服衮衮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以同色繒為之尤不經見兼裼襲一衣而已初無重沓之義被裘而覆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衮而何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不裼而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元衣雖不知覆裘以衮然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元衣以覆之玉藻有尸襲之義周禮裘冕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可知且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衮

豈借衮以為飾哉今謂祭天用衮冕為齋服裘冕為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衮服則漢魏祭天嘗服衮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于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內服也與袍同袍褻矣而欲禪以祭天以明示質是欲衲衣以見上帝也洵直復欲為大裘之裳纁色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帝所志其後詔如洵直議去黑羊皮而以黑繒製焉

蕙田案陸農師論大裘而冕及大裘不裼可稱千古定論何洵直不能再置一辭矣惜當日竟從何議遂使元豐盛事不久而變惜哉

淮陰吳玉搢校字

矣其無之也之三三  
 章以辟天此自賤以來皆用來眼眼戴賤祭天嘗眼來  
 眼此也藥央壽之賤賤對戴眼宗咏眼日月星水十二  
 豈昔來以無禱婦今賤祭天用來眼為齋眼藥眼為祭



